

程



貞

嘯亭雜錄

卷玖至拾



嘯亭雜錄卷九

寧王養菊

京中向無洋菊籬邊所種黃紫數種皆薄瓣粗葉毫無風趣寧恪王弘  
岐為怡賢王次子好與士大夫交因得南中佳種以蒿接莖數百種初  
無重複者每當秋蒨雨後五色紛披王或載酒荒畦與諸名士酬倡不  
減靖節東籬趣也王又自製精扇體製雅潔名東園扇一時士大夫爭  
購之以為賞鑒云

花老帶

花軍門連布滿洲人以世職游至南籠鎮總兵官性質直與人交有肝  
膽夕時讀書曾習左傳故於戰法精妙乙卯春方入覲半道值銅仁紅  
苗殺官吏反福文襄王以總督進剿檄留公隨營素稔公勇令首先解  
永綏圍率百餘騎長驅直入破燬苗寨數十苗人皆烏合眾未見大敵  
大驚曰天人神兵至矣何勇健乃爾因遠相奔潰永綏之圍立解時公





著豹皮戰裙故苗人呼為花老帶云王大軍令至公結一營當大營前  
禦賊悉以剿事委之王日置酒宴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檄飢不及  
食倦不及寢苗匪既知王持重不戰乃獸駭不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  
堵禦賊已退乃敢告王知如此百晝夜鬚髮盡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  
相肘掣故不及成功小竹山賊匪叛黔督勒公保檄公督兵往剿公禦  
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鳥鎗三隨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  
乃自轉入巖石中折頸而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顱骨皆寸寸斷  
矣事聞 上震悼特 賜祭葬云

### 穆富二將

川楚教匪竊發鹿鉗獸駭蔓延三省一時諸大將多擁兵自衛任其奔  
突惟知擄掠良民以供糈食故當時呼官兵有紅蓮教之目唯穆軍門  
維富將軍或二將督齊魯兵堵禦甚嚴賊人畏之群相戒曰慎勿犯三  
眼纛將軍蓋山東旗纛皆繪三太極圖云穆江南人少隸山東行伍征  
王倫時手斃賊帥為 純皇帝所喜每見之即問曰穆維尚未陞擢耶  
故不數年即至開閩後以勞瘁卒於軍中富公滿洲人少充巡捕營將佐  
以趨捷稱後擢成都將軍以救援覺羅牧菴叅政故殉於陣 上深惜  
之

### 和相善謔

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之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謔語以為嬉笑嘗於  
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雅俊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  
兒兵矣又安南貢金座獅象空其底者和訛曰惜其中空虛不然可多  
得黃金無算也為夷官所姍笑其器量淺隘若此嘗聞見後錄載章  
子厚好為市衢之談以取媚於神宗之語可見古今權奸如出一轍也

### 趙泰安

趙泰安相國 國麟山東人理學名儒 純皇帝即位之初首擢綸扉公  
亦以古大臣自期一時吁咈都俞朝野傳為盛事後有民人俞長庚父



死延諸大臣往吊唁謝以重賄或言公以借往為仲副憲永檀所劾公力為辯白其事終無左証上以其言慙急殊失大臣之體乃遷公為上部侍郎公即日謝病歸故里中十數載始薨云

### 自鳴葫蘆

康熙中吾邸遼東莊頭某家植蔬菜籬間結一巨葫蘆中能作音樂之聲獻於先修王修王異之因進於仁廟上甚為愛惜日置養心殿中後隨殉景陵云

### 三楊將軍

乙卯春苗匪竊叛福文襄王率師征之有神兵數千助陣苗匪因之敗潰土人云與三楊將軍廟相近王奏於朝特建祠以祀之見邸抄

### 雞公山

先良親王南征時於雞公山與耿逆接戰時有神兵助順中有披髮仗劍者云係真武神助戰王請立廟祀之見池北偶談

### 先良王善知人

先良王率師討耿逆凡智勇非常之士無不為王所識有拔自行伍間者姚制府啟聖吳留村與柞皆以縣令起家王優待之不數年薦至封疆大吏賴征南塔黃總兵大賴藍將軍理楊昭武提皆由王所賞識卒至專閫黃有黑甲重三百餘斤王凱旋時黃持以為餽余少時猶見之鐵光照耀雖勇趨之夫着之不行數武亦可想見將軍之勇力矣

### 先良王大溪灘之捷

良王進師衢州時賊將馬九玉據大溪灘又名太極灘以遏我師王率諸將身先用命賊伏起草莽短兵相接轉戰竟日王坐古廟側指揮三軍纛旗為火鎗擊穿者數十護衛負寺雙扉以庇之王飢進食典膳者方割肉為鎗所斃而王談笑宴如也我兵踴躍擊賊賊遂大敗去九玉自是歛兵不復出戰隨王二內監聞鎗箭聲震懼遂自縊於廟中王既勝九玉遂偃旗鼓一日夜行數百里夜抵江山縣王曰若不乘其銳



攻之使賊有備曠日持久非計也乃乘月下攻之其縣立下常山聞警遂降直抵仙霞嶺嶺下有溪溪賊目金應常攬其船於對岸我兵不能渡王躊躇假寐夢先烈王撫王背曰此豈宴安時耶繞灘西上數里其淺處可涉也如是者再王忪然醒遂遣將至上流果見淺處遂斷流而渡賊人以為兵從天下故不戰而潰

### 先王修善書

先祖修親王自幼秉母妃教習二王書法臨池精妙薨時先恭王尚幼多至遺佚余嘗親覩王所書多心經用聖教序筆法體勢道勁又其所書友竹說會心齋言志記皆用率更體製蓋效王若霖筆意遵時尚也又善繪事洪太令慶祥家藏王所繪白衣觀音像跌坐正襟莊嚴淡素即王當時贈其祖農部公德元者惜所傳無多焉

### 和真艾雅喀

吉林泉北有和真艾雅喀部其人濱海而居剪魚皮為衣裙以捕魚為

業去吉林二千餘里即金時所謂海上女真也其舊俗父母至六十誕日即聚宗族會飲剖其父母軀肉均以供賓客理其骨於戶樞前歲時以為祭奠其鄉黨始稱孝焉 仁皇帝習知其弊許其世娶宗女命改正其汚習至今其部落及歲時至吉林納聘將軍即購買民女乘以紅輿代宗女以厚奩贈之其部落甚為尊奉初不計其偽也

### 玉甕

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按輟耕錄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勅置廣寒宮殿云其後屢易朝代廢置某道院中以為醬甕有工部侍郎三和者善博古物於道院見之因賤價贖以歸進 上仍置故處 純皇帝御製玉甕歌以紀其事命廷臣賡和以鄭肅文之時為最其詞曰天啓聖瑞玉甕出惟聖克受昭聲歌臣愚未覩法宮寶伏讀睿恭心為摹甕廣三尺容五石隨



形容突浮圓荷刻劃類鑄象鼎物長風蹴踏萬里波腥涎怪物走蛟蜃  
呀呷皎矚騰龜鼉陽米不冶陰火聞怪變沒吞江河伊誰鏟削運鬼斧  
或巨靈掌吳剛柯吾思此玉當在璞礪然萬古歲嗟我百靈孕含胎太  
極潤及草木輝巖阿原為聖役剖鑿出宛轉人世饒白窠耶知德薄不  
能有供玩耳目羞媿如延津劍泗水鼎神物終化理不訛於時恭承  
陛下聖萬方貢獻聲倚那人無遺賢物鮮棄希世寶肯終烟蘿熊羆龍  
氣光燭夜乃跡而得歸搜羅轉勅內府輸朽貫千金易致駟馬馱陳之  
廣庭重圖訓莫如金甌無傾陂龍翔鳳翥發天唱四十八人鳴相和鳴  
呼隱見會有遇委棄道院歲已多冬道實腹泥沒足學士憑吊資吟哦  
拂拭偶及光萬國經天不掩同義娥甄幽扳隱寄深慨誰其會者空摩  
挲異物且貴況奇士努力明盛無蹉跎

年美堯之驕

年大將軍美堯受 憲皇帝知遇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金黃服飾三

眼花翎四團龍補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家奴魏之耀賞四品頂帶實  
為近世所無年既承 天眷日漸驕邁入京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  
策馬過毫不容動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頷之而已至 御前箕坐無  
人臣禮 上皆優容之而年猶不悟至書夕惕朝乾為朝惕夕乾語意  
干指斥故 上決意誅之籍沒日其家蓄婦女舊色頭數篋云欲作綿  
甲者又有刀劍無算命其交將印於岳威信時年遲三日始付出或云  
其幕友有勸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嘆曰事不諧矣始  
改就臣節其降為杭州駐防防禦時日坐湧金門側鬻薪賣菜者皆不  
敢出其門日年大將軍在也其餘威尚如此實近世勳臣所未有也

太和門箭

豫德親王下江南時王鐸錢謙益等迎降王未察其誠偽命都統舒穆  
祿譚泰往偵之公至太和門門扉為故明舊物生鐵已裹世為堅厚公  
拔矢射之洞穿其扉明人驚駭以為今神其前猶存每 翠華南幸時



有司飾其楛羽以示威德焉

王文簡公補謚

漁洋先生入仕三十餘年以醇謹稱戰 仁皇帝甚為優眷因與理密親王酬倡為 上所怒故以他故罷官沒無卹典 純皇時與沈文憲公談及近日詩道中哀無復曩日之盛之語沈公乘間曰因不讀王某之詩蓋以其卒無謚法無所羨慕故也 上因命同韓文懿 補謚焉

蓮筏

萬壽寺僧人蓮筏長洲人為寺中住持十數年清癯蕭然白髮為出世狀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談論經理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其博蓮公背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何羅漢道尚下乘學也其詩清新饒有別趣與韓旭亭法祭酒唱和頗有虎溪三笑之風丁巳春余至寺師為款茶年已七十餘尚輕健如故未久謝世聞其圓寂數日前至鄭邨盤旋竟日曰七寶池邊已促吾行不復忝謂王矣此石琴主人親告

余者亦彼教中善知識也

婁真人

婁道人近垣江西人 憲皇帝時召入京師居光明殿有妖人賈某之鬼為患真人為之設醮禱祈立除其祟又在 上前結幡招鶴頗有左驗 上喜之封妙應真人真人雖嗣道教頗不喜言煉炁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謀生理耳焉有真仙宵向紅塵中度世也先恭王延至邨問其養生術真人曰王今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席上有燒猪真人因笑曰今日食燒猪即絕好養生術又奚必外求哉王深服其言曰婁公為真學道者始能見及此也年九十餘始仙遊

戴學士

戴學士梓字文開浙江仁和人少有機悟自製火器能擊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時公以市衣從軍獻連珠火礮法下江山縣有功王承 制授以道員劄付 仁皇帝召見善其能文 命直南書房 賞學士銜公



善天大算法與南懷仁詰論懷仁為之屈心甚忤刻因誣公通東洋  
上大怒遣戍黑龍江後赦還卒於旅邸人共惜之

詩識

朝野雜記記寇萊公去海只十里離家已萬山後果貶謫雷州以為詩  
識按余友畢補垣敦嘗有詩云空濛人浸一江烟之句後出仕為開化  
丞果溺水斃袁簡齋先生丁巳歲寄余札尾云恐從此雁少人稀望長  
安如在天上矣余訝以為不祥後不久果下世可見落筆之時機兆先  
現不必待著龜始前知也

詩龕

蒙古法祭酒式善榜名運昌中式時 純皇帝曰此奇才也 賜改今  
名祭酒居淨業湖畔門對波光修梧翠竹饒有山湖之趣家藏萬卷多  
世所罕見者好吟小詩入韋柳之室頗多逸趣家築詩龕三間凡所投  
贈詩句皆懸龕中以誌蓋簪之誼任司成時惟以獎掖後進為務同汪

瑟菴先生選成均課士錄其取售者率一時知名之士海內遂為圭臬  
已未春上疏請旗人屯田塞外事 上以為故違 祖制降官編修因  
引疾去官以終先生慕李西涯之為人訪其墓田代為葺理又邀朱石  
君太傅謝薌泉侍御等鳩工立祠歲時祭享馬先生與余最善每相見  
勵以正身明道之詞坐談終日不倦實余之畏友也

韓貞文先生

韓貞文先生馨長洲人少時習字董香光見而悅之曰此子日後必以  
書法擅名年七歲書五人之墓碑碣人爭異之至 國初隱居不仕惟  
以習學禪定為事晚年披髮頭陀作出世裝其弟某有習科名者先生  
曰 皇清以義受命其垂統之誼甚正然吾儕生於李世食明之粟已  
久不可為失節之婦以為異日子孫羞也其沒後門人私謚曰貞文先  
生今大司寇蔚即先生元孫也

仕宦最速



近年仕宦之速者阮中丞元中式後未三年即擢少詹事桂香東侍郎  
芳中式五年擢內閣學士董鄂少司馬恩寧中式七年官至亞卿廬少  
司農蔭溥居郎官最久其擢鴻臚寺少卿至兵部侍郎未暮年也皆宦  
途之最速者也

仕宦最久

竇東臯尚書任宗人府府丞二十三年劉秉權任戶部郎中三十二年  
吉通政兆熊任通政司正使十四年吉大司成善任祭酒二十年皆仕  
途中之最久者也

兄弟鼎甲

乾隆己丑莊少宗伯存與中探花時其弟狀元公培因寄詩與其兄曰  
他年若使登科第始信人間有宋祁之句後果中甲戌狀元未久即卒

神童

乾隆戊辰純皇帝東巡濟南張宦家有童子年七歲能默誦五經及

上御製樂善堂集中詩

上大嘉

欽賜舉人後宮遍覽之一時傳

為神童不久即卒

諸葛顯聖

嘉慶辛酉中丞斐音奏稱川匪闖入漢中時犯定軍山其間有諸葛忠  
武侯祠賊恍惚見侯綸中羽扇率神兵數萬助戰賊因以敗潰去上  
命葺祠以報其德事見邸抄

線量美人

蔣司農賜祭為文肅公孫承先代家世上頗優眷侍郎乃附和相  
因與其家人劉全等聯為友誼分庭抗禮頗自墮其家聲朱文正公曰  
使戟門不趨和相自守家範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若此乃終未能改  
一官階徒自減其聲價甚無謂也侍郎頗好聲色以為婦女頰而長者  
其交始以故預製墨線合其度者方為收用時謂之線量美人云

蒜學士



翰林學士興安滿洲人中庚戌進士公喜食大蒜凡烹茶煮藥皆以蒜  
伴之曰始可以延年却病人爭笑其迂呼為蒜學士云

烟洞山

興京 永陵前有紫山高數丈夏秋間其山洞中嘗出白雲一縷蔚然  
嶺頭終日不絕土人呼為烟洞山實 國家發祥之瑞也

神樹

永陵中 原皇帝享殿側有榆樹一株高數十丈蔭庇 神殿其樹枝  
幹詰屈若虬龍狀樹腰有瘿數百顆聞土人云每 帝 后上賓時其  
瘿自墮一枚 五朝皆然實為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兆宗周卜世之  
祥未足比也

滿洲跳神儀

明堂之制余已載諸前卷中凡八旗長白舊族跳神之儀今書錄之以  
為文獻之徵宗室王公家每祀神前一月於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

麴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獻牲各二名曰烏雲華言引前一祀也

日敬製糕餌用黃黍米以椎擊碎然後蒸饋名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盤

以為散獻其大祀日五鼓獻糕於明堂如儀俟其使歸主人吉服嚮

西跪設神幄嚮東供糕酒素食其中設如來觀音閣聖位巫人用女吉使

服舞刀祝詞曰敬獻糕餌以祈康年諸詞主人跪擊神版諸護衛擊神

版及彈弦箏月琴以和之其聲嗚嗚可聽巫言歌畢念祝詞主人敬聆

畢叩首與司香婦敬請如來觀音二神位出戶牖西設龕南嚮以供奉

之司俎者呼進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詞畢以酒澆牲耳

牲耳聒司俎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俎者揮庖人進割牲道

烹畢及熟薦選牲曰之最精者以為醢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謁巫人致

辭主人叩畢巫以繫馬吉帛進巫者祝如儀主人跪領吉帛付司牧者

叩興始聚宗人分食胙肉焉禁令肉不許出戶庭中諱言死喪事賓至

主人迎送不出庭門以誌敬焉暮時供七仙女長白山神遠祖始祖位西



南嚮以神幙隱蔽窓牖以誌幽冥之意其詞舞刀進牲祝詞如朝儀惟代銅鼓作淵淵聲祝詞聲調各異焉次早設位於庭院神竿前位北嚮主人吉服如儀用男巫致詞畢以米洒揚趨退主人叩拜其牲肉皆剖為菹醢和稻米以進名曰祭天還願焉再明日於神位祈福供以餅餅以五色縷供神前祝辭畢以縷繫主人胸前以為受福凡三日祭乃畢其長白滿洲舊族近與京城者其祀典禮儀皆同惟不於明堂報享焉惟舒穆祿氏供昊天上帝如來菩薩諸像又供貂神於神位側納蘭氏則供羊鷄魚鴨諸品其巫用銅鈴繫腰以跳舞之以鈴墜為宜男之兆焉又蒙古跳神用羊酒輝和跳神以一人介冑持弓矢坐墻堵上以為儀蓋其先世有刼祀者故預使人防之因相沿用以為制云

### 滿洲嫁娶禮儀

滿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男女家始相聘問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贈如意或釵釧諸物以為定禮名曰小

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親友同新婿往家女問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曰某家男某雖不肖今已及冠應聘婦以為繼續計聞尊室女頗賢淑著令名願聘主中饋以光敝族女家致謙詞以謝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既進茶女家趨右位男家據賓席或設酒饌以賀改月擇吉男家下聘問酒筵衣服綉緞羊鵝諸物名曰過禮女家款待如儀男家贈銀於婦家令其跳神以誌喜焉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贈粧奩嫁資視其家之貧富乘騎往謝五鼓鼓樂娶婦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響房新婦既至新婿用弓矢對興射之新婦懷抱寶瓶入坐向吉方及吉時用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詞焉禮畢新婿新婦登床行合卺禮男女爭坐被上以為吉兆因交媾次早五鼓興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禮如儀其宗族尊長卑幼以次拜謁三日或五日婦歸寧父母婿隨至女家宴享如儀滿月期婦復



歸宿女家數日始返然後婚禮畢焉

### 海超勇

國家捷代四夷開闢新疆二萬餘里南驅緬夷西翦金川惟賴索倫輕捷之師風馳電擊耐苦習勞難撓其銳其中勇往繞倫以功名終者惟海超勇公為巨擘公諱蘭察索倫人幼從征西域以顯生平惟服阿文成公任其驅使辱詈聽命惟謹嘗告人曰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為其下其餘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壇秉鉞適足為殃民具耳某安敢不為其送死也後南征臺灣傳文襄王趨拜下風公始為之盡力三日攻破鹿耳港賊人以為天人從空而降自相踐踏以斃後征廓爾喀回京未匝月即以病歿 上深悼惜後川楚教匪叛上浩嘆曰使海蘭察在此賊不足平也公善知兵每遇戰陣兵既接公乃敝衣布帽騎繞自賊隊後觀其瑕可乘者然後集兵攻之或以數十騎闖入賊隊左右射之使賊隊紊亂我兵因以致勝又能枕弓卧地

聽之知賊馬之衆寡及嗅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與古人暗合其長子安祿隨征川楚教匪殉節中川其次子安成少年白皙美如冠玉喜聲伎日游巷中然勇幹有父風癸酉林清之變余目覩其殺賊無算焉其婿岳祥理藩院郎中亦以武力稱職蓋幼稟岳氏訓也

### 伊犁疆域

國家綏定新疆戡寧西域設立職官星羅棋布因地制宜開屯列戍以為駕馭邊氓之計既善且備因綜其崖畧以見 國家武功之盛焉伊犁乃準噶爾建庭之地因之定為將軍駐防之所建惠遠惠寧二城設將軍一人叅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五人分統滿洲蒙古綠營索倫喜伯厄魯特回民諸營以為邊防扼要之區其漠南去伊犁三千餘里曰烏魯木齊設都統一入副都統一入提督一人掌漠南軍務通北去驛路實為新疆門戶重地其北近哈薩克曰塔爾巴哈臺設叅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一人扼外夷要路其地西連哈薩克北界俄羅斯為二國



郵貢要隘其哈薩克入冬後則遷幕於卡倫內避寒春夏始驅逐之實為北門關鍵也其山南諸路最要者曰喀什噶爾設叅贊大臣一人協辦大臣一人其為拔達克山接壤風俗醇良土地肥沃所轄皆二和草之遺氓撫綏尤宜得體其北曰葉爾羌其西南曰和闐皆設辦事大臣各二人惟司回民採辦玉石以為貢獻其地富渥天時和暖有類內地非漢北窮荒甌脫比也其南五百餘里曰烏什曰庫車曰阿克蘇皆設辦事大臣各一人為回部心腹之區綏定保障尤加慎重其南吐魯番設領隊大臣一人其為古火州夏時天氣炎酷焦燥千里人皆避入地窖中至夜間始出為市歲以為常其北曰古城設領隊大臣一人其城相傳為唐李衛公建節之所溫相國福從紀曉嵐議因建城焉曰巴里坤哈密各設辦事大臣及營汛諸官其轉通糧帑開牙設候咸如內地焉

蒙古儒士

教漢部落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額駙彭楚克林沁者尚簡親王郡主通文藝熟習遼金元諸代事嘗與表文達公談三史事表為之瞪目然以他書卷詢之彭亦不能驟答也 純皇帝呼之曰教漢先生見 御製詩註中彭既習漢俗不樂居本土故典宿衛數十年卒於京邸

馬太傅

馬太傅齊富察氏為文忠公之伯歷仕 兩朝居相位者幾三十餘年時明索既敗後公同其弟太尉公武權重一時時諺云二馬吃盡天邊草云公不甚識字延西賓課子弟學其師不時至太傅告僚屬曰所僱先生終不愜人意他日當買一先生定當差勝此也時人傳為笑談

孔王祠

定南武壯王祠在阜城門外春秋遣太常卿祠享蓋順治辛卯王殉節桂林時所建立也近日祠宇頽壞椽桶傾折丹青壘廢無人奏請修葺



者盖有歲修祭田為祠官所侵蝕故不敢揭報恐破其奸也履端親王  
永城有孔王祠長律一首格調道勁故備錄之其詩曰三本尼山喬支  
分遼水東風雲需際會草澤見英雄皮島才初展吳橋計漸窮王先隨  
毛文龍

駐皮島因吳橋天教授上國時至樹宏功締造膺皇眷招徠

兵敗乃奔我國錫命隆師仍提舊部銜獨授元或我太宗命仍統  
所部兵馬都元帥袍解豐貂暖筵張

秘殿融直將心腹待應竭股肱忠兵特稱天祐所統兵  
統兵賜主恩

尤出聖衷鼓鞞勞乍效銀幣賚何豐是年閏八月  
入敗明兵恩賜銀幣

號承基大宗王拜爵同崇德元年封  
王為恭順王威揚平壤外聲震塞垣中降將開

山海偏師佐鄧馮賊氛旋拉朽明葉已飄蓬定鼎邀殊賞為屏冠上

公自茲頻討亂所向輒橫空捷屢馳吳楚銘兼勒華嵩同豫親王平  
定江南等處

定南封更晉攘外獎宜崇疆圉偏多事千城合鞠躬蠻方琛未獻粵徼

道宜通六月五日奉  
命往定廣西遠統貔貅往親蒙矢石攻桂林除跋扈梧野起疲

瘡反側行看盡功名惜未終潢池妖復熾桂澤孽潛訐九年李定國大  
入犯桂林

帥成孤注危城倚上穹未援音杳杳出戰勢匆匆冠裂肝俱碎袍沾血

盡紅肯將身落賊爭覺氣如虹素帛全忠節丹忱報直聰域陷王盟  
自縊死

無慚帶礪軍竟化沙蟲馬革酬專閭牛眠勅考工烈名標武壯曠典

荷幘蒙我偶紆吟轡人來說殞宮由未能擇主浩嘆緬英風

綠頭牌

定制凡名見引見等名次皆用粉牌書名鴈行以進王貝勒用紅

頭牌公以下皆用綠頭牌繕寫姓名籍貫及入仕年歲出師勲績諸事

以便上觀鑒焉

膳牌

凡王公大臣有入朝奏事者皆書名粉牌以進待上名見於用

膳時呈進名曰膳牌焉

宗學

雍正中特設宗學左右翼各學棟王公等專管歲時欽派大臣考其



殿最以為王公獎罰左翼在金魚衛右翼在簾子衛衛皆設室宗總管副管各一人以司月餉公費等事三歲考績授七品筆帖式以為獎勵覺羅八旗各設學一其總管副管如宗學之制滿教習用候補筆帖式漢教習用舉人考取皆月有帑精四時特賜衣緜以禦寒暑其體制實為周備為天潢者不思奮志讀課互相砥礪乃至甘於淪廢者亦可謂徒自暴棄矣

### 八旗官學

雍正中設八旗官學凡三品設咸安宮官學在西華門內擇八旗子弟之尤俊者充補學弟子月有帑精不計歲月俟入任後始除其籍特派大臣綜理其事其教習皆用進士或參用舉人非舊制也其次曰景山官學在景山內皆內務府子弟充補其制與咸安宮同為內務府總管所轄其次曰八旗官學每旗各設學一擇本旗滿洲蒙古漢軍之子弟充補以十年為期已滿期未及中式者即除其名另為挑補為國子

監祭酒所司亦附於太學之意其立制非不詳備然近日所司者或以賄進教習惟圖博其進身之階不復用心課藝或有處館於外終歲不入學者其子弟挂名其間亦圖免博士弟子之試其視太學生以賄進者相去無幾實有負祖宗之良法也

### 張鳳陽

康熙中余印色衣人有大夫張鳳陽者交結戚里言路專擅六部權勢有郭解魯朱家之風焉時諺曰要做官問索三要講情問老明其任之暫與長問張鳳陽蓋謂伊與明索二公也張嘗憇於郊有某中丞驕卒至呵張起立張晚視曰是何齷齪官乃敢威燄若是未逾月某中丞即遭白簡一時勢燄人莫之及納蘭太守高江村等款待賓客風陽褻表露頂忝踞上位其結交也如此先良王夙知其行會先外祖董鄂公見罪於鳳陽鳳陽即率其徒入外祖宅折毀堂廡外祖公奔告王王燕見仁皇帝時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歸呼鳳陽至立斃



杖下未踰時而 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鳳陽罪已無及矣京師  
之人大悅咸感王惠焉

### 老年科目

本朝老年中式者陳檢討維崧舉宏博時年踰五十丁丑姜西溟宸英  
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櫻村式丹五十九會狀宮恕堂鴻歷五十八查  
他山慎行五十四已丑何端惠世璣五十八壬辰胡文良照五十八乙  
未裘璉七十二辛丑陸坡星奎勳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劉起振  
八十歲授檢討已未沈歸愚尚書六十八入翰林張總憲泰開六十二  
癸丑吳種芝貽詠五十八中會元嘉慶丙辰元和王巖八十六中式未  
及 殿試卒已巳山東王服經八十四入翰林皆 熙朝盛事也

### 青年科目

國朝年少登第順治丁亥王文靖熙年二十己未伊文端桑阿年十六  
戊戌陳文貞廷敬年二十康熙癸丑徐文定元夢年十八納蘭侍衛成

德年十九己未李丹壑 孚青年十六辛未黃崑圃 叔琳年二十庚辰史  
文靖貽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少司 宗萬年十七雍正  
庚戌嵇文恭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定圃保年十九乙丑夢侍即麟年  
十八戊辰朱文正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紱年二十甲戌戈太僕源年十  
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司寇承恩年二十丙戌祥布政勗年二  
十甲辰蔣制府攸銛年十九文侍郎寧年十八丁未何太守元娘年十  
九其弟寧夏守道生年十八同中式嘉慶己未張侍郎麟年十八

### 吳留村

康熙中先良王奉 命南征一時奇才異能之士皆經拔擢吳留村興  
祚父大圭紹興人明末時負販遼東先烈王收為幕客掌會計之事任  
頭等侍衛印中皆呼為蠻宰公以乙榜知無錫縣有惠政因與上官忤  
罷官落拓江淮間適遇良王南征公杖策進謁王大喜立授同知劄付  
命攻紫琅山下之王即承 制授太守時吳逆將韓大任敗走吉安擁



衆數萬犯汀洲閩中大震公啟王曰此可折簡而招也因輕裘率數騎入大任軍叩其壘大任延入公長揖畢仰天大哭大任驚問其故公曰吾來生弔將軍也安得不哭將軍所以威行海內者以吳王待將軍如心腹之重故也今託以專閩深信不疑數年之間未建咫尺之功屢為官兵所敗鋌而走險突入閩南康王擁告捷之師挾久逸之衆破將軍如摧枯拉朽耳將軍兵敗身辱孤騎南下吳王殺之如机上骨耳是其死期已近安得不使僕預為吊也大任遲迴久之曰然則歸降康王若何公曰祚之來實為王使以迓將軍之師請甲歸朝効命大邦可保終身之全名也大任悟乃率衆降良王王大喜曰公此行何異汾陽之見回紇也公歷任至兩廣督總同姚制府取金門廈門有功鄭氏既降其將藍理曾受明魯王將軍封號率三千衆據島不降公說以大義理乃受命時納蘭相公明珠與公不睦乃不增理標下糧餉皆公以私財蓄之理感激用命擒海賊無算公又奏通洋舶立十三行諸番商賈

粵東至今賴以豐庶焉其後以事去官降副都統仁皇帝北征噶爾丹命公轉餉公素知塞外山川因命運卒走捷徑先達軍中時御營絕糧已數日上大喜謂理密親王曰吾父子有濟矣因詢運官名近臣以公對上曰究竟舊臣其材可恃也因擢福建巡撫未數月卒公既感良王恩歲時修僚屬禮甚恭王建邸時奉旨命天下督撫飲助公毫無獻納王怪之及邸造成公適進簾榻古玩諸物價逾萬金設之庭寢無不合度盖公預令人丈量而製辦者也王意釋然雖小節其敏捷也如此

敬一主人

敬一主人諱高塞文皇帝之第七子也封鎮國公世居盛京主人善文翰詩多清警愛醫無間山幽雅嘗於夏日讀書其間有遼東丹王之風孫赤崖暘以事戍吉林主人留於邸中數載遇赦始歸其愛才也如此有壽祺堂集行世漁洋池北偶談中曾採其詩句焉



安南四臣

乾隆己酉福文襄王既受阮光平降乃遷安南故王黎維祺宗族入京入鑲黃旗漢軍旗分其陪臣黎駟等四人不肯薙髮改服上怒置諸獄中及今上即位命移居火器營四臣歡然就道吟咏不輟及嘉慶癸亥農耐國長阮福映滅光平裔獻表稱臣上受其降改封越南國王上因放四臣歸國亦蠻夷中俊傑之士也

瞿圃狀元

乾隆初有粵東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敷歷中外頗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嘗讀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之矍為瞿人皆笑之呼為瞿圃狀元云又有某殿撰湖北道丁艱歸會有楚中人貌甚猙獰扶巨斧於其宅旁日相窺伺為其覺察因逃解歸終不知何事以致之蓋有夙怨故也後居家修池塘猝中風卒是日雷雨異常眾皆謂其為雷所擊云

張狀元

張狀元書勲元和人少貧寡奮志讀書以求科目秋間院中晾粟米其父命其看視狀元以讀書故其粟為鷄食盡狀元未之覺也按漢高鳳以讀書故其粟為雞食盡遭其父責狀元之事其有似也

權貴之淫虐

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椅於街衢間覩有少艾即擄歸坐其椅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轉動也又有某公爵淫其家婢不從以雞卵塞其陰戶致死乾隆中某駙馬家巨富嘗淫其婢不從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撻死女婢無算皆自牆穴棄屍出其父母莫敢詰也後卒以癆瘵死

魁制府

魁制府倫完顏氏副將軍查弼訥孫也性勇幹純皇帝召見詢以家世公自述戰功口如瀉水因授福建將軍公喜聲伎嘗夜宿狹巷為制府伍拉納所覺欲劾之伍固貪吏嘗納屬員賄動踰千百有不納者鎖錮逼勒又受洋盜賄任其劫掠毫不捕緝五虎門外賊艇雲集公慨然



曰夫夜合之慾情不自禁乃過之小者若伍公以天子封疆大史舉止有同盜賊貪黷無厭不知自相愧悔乃及欲劾人耶傳曰無躍者可責人其不明何若也乃抗疏劾伍之貪縱並聞省庫藏虧絀事上大怒立置伍於法以公代其位伍故某近臣戚畹故公直名聞於當時及今上親政公丁艱歸以直見知時勒相公為經略待滿兵甚嚴肅故蜚語上聞命公往代其任公至營宣諭畢勒公即就速合營訢其寃抑乞公代奏公毫不省察故人心渙散不復為其所用嘉陵江之役一任賊人偷渡無為抵禦者公以是獲罪賜死然其剛鯁之氣時相發露非近日模稜諸公所易及也

### 伍彌相公

伍彌相國泰蒙古人其父以破準夷功封誠毅伯公少膺宿衛任散秩大臣先後幾五十餘年以勤慎稱與先恭王交最篤其後任西安將軍撤拉尔回民叛時公應調往援途中遇制府勒尔錦止兵檄文公慨

然曰夫奕小技心無卓見尚不能制勝况兵家事乃指麾大將如兒戲勒公真非知兵者乃仍率兵進時蘭州被圍甚急賴公兵先至軍威乃振後以和戚畹故引入政府阿文成公心甚輕之及判決事公素持大體事無稽遲文成嘆曰真宰相才也反與之結姻焉班禪額尔德尼來朝上命公護送往返數千里公不與談不和南弟稱子惟行主賓之禮先恭王赴質莊親王約同謁班禪於清淨化城公岸然曰王素守儒道者奚為隨人蹊徑至此王退告人曰此行有愧於伍公多矣其嚴正也若此

### 竇東皋

余幼時聞韓旭亭先生言當代正人以竇東皋為最時閱其劾黃楫匿喪奏疏侃侃正言心欽佩以為雖范文正公孔道輔無以過之後入朝聞成王言公迂闇不識政體素惡宋儒書明道晦菴諸先生至加以菲言詈之又以方正學為元惡大慙致與靖難之禍其議論殊為怪誕又



晚年以仕途蹭蹬故乃拜和相為師往謁其門至琢姓名於玉器獻之以博其歡希上賜紫禁城騎馬日跨胡床於家中以勸其勞頗為興人姍笑之又素善青馬術以諸城縣應出二輔臣及聞劉文清公以事降黜大喜過望置酒歡宴終日殊乏大臣之度後聞蔣孝廉棠言亦然故併錄之以俟考焉

### 鮑海門

鮑海門先生舉丹陽人善詩賦日客淮揚間時天下殷富邗上諸大賈富踰王侯皆延先生為上客獻以金帛先生領之而已其詩蒼勁音節鏗然有北地信陽之風而丰緻過之故名重一時其子雅堂之鍾以進士補中書舍人其詩亞其父云

### 京師園亭

京師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園為明米萬鍾所造結構幽雅今改集賢院為六曹卿貳寓直之所其他多諸王公所築以和相十笏園為最近為

成邸所居又右安門外有五尺莊為祖氏園亭近為某部曹所售一泓清池茅檐數椽水木明瑟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芳春夏間多為游人讌賞其南王氏園亭向頗爽塏多池館林木之盛嘉慶辛酉為水所沖圮復明太守保售之力為構葺繕米終而太守遽卒今池館尚為黜畫半委於荒烟蔓草之中殊可惜也

### 程魚門

程魚門編修晉芳新安人治鹽於淮時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聲伎狗馬先生獨悒悒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共討論先生不能無用世心屢試不售止何益務日折閱而君舟車僕邀之費頗不貲家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純皇帝南巡先生獻賦授內閣中書再舉辛卯進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上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先生為纂修官議叙翰林院編修先生大喜過望先生耽書史見長几濶案心輒喜鋪卷其上而事不理天好周戚友求者應不



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一任盜侵公不勘詰以故雖有仗助如  
汰雪填海負券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中將謀之畢中丞沅為歸老  
計冒暑暍至署未半月卒人爭惜之

松鶴菴

松鶴菴在宣武門外响閘為楊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雲莊司寇季  
堂會諸僚友釀金立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湫隘有古槐一  
株猶忠愍手植想見當日清貧之狀韓旭亭先生有過忠愍祠詩甚佳  
蓋丁未年初立祠時作也

趙忠愍公祠

趙忠愍諱雲南人明崇禎間仕至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城陷時為流賊  
所害於白帽胡同其時黨人氣盛公以邊遠之士未及攀躋清流故南  
中祭享及本朝賜謚時皆未之及乾隆初同卿侍御傳為詩為之  
表白始補謚忠愍立專祠以祀之在憫忠寺苟今為雲南會館

成容若

成容若德為納蘭太傅長子中康熙癸丑進士時太傅權要當時而侍  
御素嗜丹鉛與諸名士交接初不干預政事惟吳漢槿謫戍黑龍江以  
顧貞觀舍人向侍御乞憐故侍御閱其寄吳小詞詞甚淒苦惻然曰都  
尉河橋之作子荆楚雨之吟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專  
任其責母煩凡更多言也貞觀曰人生幾何顧以十年期之侍御乃白  
太傅授例赦還一時賢名大著又刻宋元明諸家經解數千卷名通志  
堂九經解一時傳誦焉

甘肅崑

甘肅崑運源襄平人為忠果公文焜曾孫少隨父司馬公游川楚滇黔  
西至衛箴故詩體渾厚道勁有唐人風味為劉海峰先生弟子海峰甚  
賞識之與先恭王交最篤先生既屢試不中益放浪形骸日酣飲酒肆  
中遇輿夫販夫皆招與飲曰近日公卿皆若儕輩耳余有何區別焉故



人多忌之晚年始仕為英德縣象岡司巡檢傳文襄王聞其善繪事欲招致之命韓桂舫司寇為介紹先生復書曰某雖不肖豈可以筆墨為羔雁也卒不赴名其耿介也若此在余却時與韓旭亭先生最篤曰梁園賓客皆充數輩惟君可當其選其輕傲白眼之習至老猶如故也

### 賈筠城

賈筠城 虞龍漢軍人其祖某任陝西道以貪黷籍沒孝廉少年落拓貧難自立與朱石君兄弟砥礪為古文學先恭王見曰此奇才也因延至邸中凡花朝月夕互相酬唱皆孝廉之作先成座中使酒罵座人皆厭之獨先生識其品與朱子穎運使為莫逆交所作七古淋漓排宕直入少陵之室後贅於馬府尹 璟第稍以自給以癆瘵終年未三旬先恭王甚悼惜之時邸中有老儒王功偉富順拘方之士文字迂腐與孝廉同年坐先恭王嘗指王笑曰使汝早代賈筠城死豈非天下快事雖一時謹語亦可覘孝廉之學矣

### 姚姬傳之正

桐城姚姬傳先生 翼成癸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劉文正公素加賞識曰近日文人能知政體者惟姬傳一人而已公為方靈皋弟子故古文學歸震川而精粹過之其紀事體多方模廬陵殊多神逸文正薨後公即請假歸里以教讀為生居鄉循古禮日講政書於塾中有賈人子以重幣聘公力却之曰鯁生雖貧不能受無義之財也今年八十餘輕健如故猶著述不休云

### 何義門

何義門先生值 南書房時嘗夏日裸體坐 仁皇帝驟至不及避因匿爐坑中久之不聞 玉音乃作吳語問人曰老頭子去否 上大怒欲寘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父天母地之謂子非有心誹謗也 上大悅乃舍之此錢黼堂侍郎檄親告余者以南書房侍臣相傳為故事云



先禮烈王散箭

先禮烈王所遺箭一鏃與筈皆以木為之鏃長今尺六寸徑三寸圍九寸周圍有觚稜者六窅處穿孔數亦如之筈長三尺六寸括之受弦處寬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發而中之按唐六典鳴箭曰散漢書亦云鳴鏃鏃箭也字書或作髡吳萊詩遠矣鳴髡箭皆此物也世代故藏于廟余命王處士嘉善繪為圖延諸名士題之其中吳舍人嵩梁孫太守爾津詩為最因錄之吳蘭雪詩云烈王腰間大羽箭射馬射人經百戰耳後勁風啼餓鴟箭力所到無重圍皂鷗翻雲虎一人之一洞穿胸鬼神泣陣前奮胄摧賊鋒雪後斫壘收奇功邊牆踏破中原定帝銘彤弓拜家慶箭傳三尺六寸長百石能開猿臂強白翎金幹不可得此物摩挲存手澤王有名馬能報恩事見汪堯峯文集作歌我昔貽王孫千金駿骨市誰買三脊狼牙幸猶存願王寶此功載旌禧矢貢已來周廷孫平叔詩云白羽森森開素練云是烈王腰下箭心知是畫猶胆寒何況沙場

親眼見沙場餓鴟叫鳴鏃箭鋒所向無堅敵敵人未識六鈞弓魂墜晴霄飛霹靂我朝弧矢威八荒賢王亦手扶天閻薩爾游戰如昆陽二十萬眾走且僵雷閃橫馳克勒馬蹴踏明騎如排牆入關三發歌壯士定鼎一矢摧天狼廓清海宇伏神物肯射草間兔與犗勳成麟閣銘殊績垂竹東房存手澤狼牙鴨嘴不可得獨此流傳有深識我聞唐代傳榆髡主皮禮射尊周膠即今金草永不試楛矢枉自隨包茅文孫七葉慎世守寓意已比彤弓昭

楊勤慤

楊勤慤公錫紱江西人任漕帥二十年以清介稱純皇帝甚寵之其時漕運通暢旗丁富庶天庾賴之以濟後共稱之謝薌泉巡南漕歸告余曰見公所定條例每項皆有寬饒餘利使人樂於從事故一時所理井井久而易行其後某加搏節國課所省無幾而諸事叢勝至私貨載滿艙板而官米以致虧絀遲滯故老成之見非淺識者之所能知也



謝濟世

謝侍御濟世廣西桂林人中辛丑進士補諫官三日劾河督田文鏡偏袒知縣張球而妄劾黃振國卻捷春之事時田督以風勵自持為憲皇帝之所倚任疏上上震怒以公偏庇科目必有所主使者因下刑部嚴鞫主使之人公昂首曰果有其人衆訊之公曰某自幼讀孔孟書知事上以忠蓋即為孔孟所主使也訊者語塞獄上遣戍軍營數載純皇帝登極赦回還存任至湖北督糧道復與巡撫許容齟齬人爭惜之

永相公

永相公貴為提督布蘭泰子布歷任封疆以苛虐稱而公以寬大濟之洊至浙江巡撫有廉聲共以為朱文端公後一人而已入為禮部尚書時侍御李公淑芳以劾忠勇公家奴樂大以直鯁稱復以條奏失職降禮部主事會有員外缺公以李一人引見無擬陪者純皇帝以其

違制沽名謫為副都統守回疆時高樸以貪虐回民恚怨將激變公首劾其事上詔曰永貴之罪原不至貶謫然朕命其西行適足以發高樸之奸消禍亂於未萌以天啓朕衷也會稽某大臣家獲公尺牘言萬里遠行皆自招罪戾毫無訛妄之意並言此地他物皆備惟缺查糕望便賜數兩諸語上曰引罪自咎古大臣風也命驛賜御厨查糕數劬以旌之會召還拜協辦大學士未幾薨於位公少時值軍機時與阿文成公齊名時稱二柱云

金海住先生

金海住尚書姓中壬戌狀元值上書房質莊親王為其弟子公善時文應制詩王善學之卒以名世公性直鯁遇諸皇子有嬉笑者即面折之體肥偉夏日裸體園中初無忌憚時楚庭詞臣皆有以貢獻公遇萬壽節貢菜石菊花一枚號曰東籬壽友同事者謂其夤陬公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備奚賴吾輩措大所貢獻其所以收納者朕君



臣之情故爾此物吾所珍惜故貢諸丹陛亦野人獻芹意耳人皆服其誠樸

### 英夢禪

夢禪居士英寶永相公子也其兄伊江阿任巡撫一門赫奕而居士隱居不仕有張攝之之風善繪事摹倪高士而酷似之書法俊逸可喜尤善指頭畫誠者以為高且園侍郎後一人而已其兄撫齊時居士聞其延納縉流又交結近侍慨然曰夫以封圻大臣素絲自勵謹避嫌隙猶恐察訪不週自招罪戾豈可結交權貴倚冰山為巢窟其禍不旋踵矣中丞果以是敗人皆服其先見云

### 海叅領

海叅領秀滿洲人為褚庫也圖裔見前幼患痘左鼻壅塞人多嬉笑叅領恥之伺其母出日以佩刀刺鼻孔血涔涔下卒通其竅乃已時方七歲其父嘆曰此何異符生之刺目也洎至正紅旂叅領以廉能稱時和

相建議以官廐馬散兵丁飼養會八旗大僚議人皆應言如響公獨曰國家所以不惜數百萬金錢以為芻牧費者良以天閑重務備緩急之用也今若散給兵丁雖稍濟其生計倘一旦用之則恐侵冒者衆徒以繁刑害衆無以濟實政也和岸然曰汝是何齷齪官乃敢抗乃公議耶卒如和議後今上習知其弊復命立廐飼養所糜繕葺之費不貲而公卒已數年矣閩峰侍郎保文士也夙與公善嘗曰使八旗叅領皆如海某安有疲玩之兵卒哉將薦於朝而公力辭卒以癆瘁終論者惜之

### 費直義公

費直義公英東瓜爾佳氏為蘇完部長國初時百先歸順高皇帝任為五大臣事兵國史聞先恭王言公病終時有侍衛某乞假歸里回興京時路遇大風霾某乃下馬伏地見風中火燄烈然有數百小蛇附風而行已而見巨蟒其徑如甕某懼無人色聞巨蟒作人語呼曰汝非某侍衛乎吾乃費英東之魄本由翼宿所降生今事畢歸本垣



位汝可歸奏貝聰睿 勒慎勿以吾為念也語畢蜿蜒而去已而風息  
侍衛歸時公已薨二日矣其事雖近怪誕不經然先恭王親聞其五世  
孫哈達哈語者諒非虛謬故筆記之以誌降甫騎箕之瑞焉

### 汪參軍

汪參軍松漢軍人少為叅領為李都統燾所賞識倚如左右手都統公  
被譖公亦罷斥先恭王延為記室印中護衛多驕悍不法叅領於中調  
護之頗更舊習時傳文忠當以位寬厚博衆譽公獨不善其所為曰為  
臺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勞以濟國事惟知含垢納污以博一時盧譽吾  
恐日後必有狗庇之夫假公譽以濟其私者玩愒之風由此日甚 先  
朝恭嚴之法必因之隳壞矣後和相秉政果以叢勝為大度以闡冗為  
解事風俗因之日偷寔自文忠公有以啟之也

### 韓大任

韓大任歸降余已詳載其入覲時 仁皇帝以其為吳逆將因留為內

務府包衣叅領後隨佟忠毅公 國網征噶爾丹官兵已致勝而伏賊猝  
發忠毅公殉於陣大任驚曰吾聞臨陣失師兵家大罪吾以叛逆之黨  
以合誅戮蒙 上恩不死得延殘喘已十載矣今豈可坐必死之律白  
頭脫帽身膺徽纆復對獄吏乎以此殘軀貽芳後世可也因以花布中  
蒙首馳入賊陣手刃數十人然後致死時吳逆將馬保降 命九卿會  
鞫有某將軍為彼所敗時亦在坐保昂首曰某帥慎勿多言吾雖不識  
面而識汝之背矣蓋譏其敗潰也某將軍為之覘顏在獄時必以吳逆  
所賜袍蒙衣上曰吾不忘其舊德蓋效小說家闕帝覆舊袍之故事亦  
可謂愍不畏死矣

### 趙勇略

趙勇略良棟寧夏八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陝甘總督孟喬芳從英  
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大學士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軍康熙元年  
平西王吳三桂竒公奏推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必反以疾辭三桂大



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異詞以解免隨入補天津總兵官十三年三桂叛陝西大震寧羗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仁皇帝命公征之誠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前往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兵歸原汛劾貪墨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平上疏奏蜀為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追兵上許之公率抵兵密樹關遇賊敗之擒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遇高山深箐數十里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十八年除夕也壩為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鐵門檻賊防守尤力治江立營為石固木柞張礮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連者斬黎胡公騎孱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為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礮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鬥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旂幟器械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

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偽劄千奏繳之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倚蜀為捍蔽今蜀已得而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彰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即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我兵西圍太遠自歸化至寺碧鷄山東西七十餘里呼調不靈宜掘裡濠相攻逼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為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不解瞠目抵牾幸公已奏聞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礮臺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為三隊營壕墻多墻上架交鎗子母礮身披厚棉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師郭壯圖親搏戰三進濠墻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礮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



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自焚三桂孫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公本秦人性鷙取蜀時見罪於將軍吳丹丹為明珠姬珠心怵之乃授意兵部故抑公功公復不平屢上疏爭珠主使其黨人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斬上優容之命乞骸歸里上征噶爾丹時復幸其邸問方略以行叙公功封一等子嘗論侍臣曰趙良棟果良將也惟性褊狹與人每多齟齬朕不用寔保全功臣也放歸數年卒謚褒忠乾隆中純皇帝念其功加封其嗣趙曰泌為一等勇略伯云

### 拉傳二公

拉忠襄公布敦姓董鄂氏以世廕起家仕至古北口提督公多巧思每剪製衣服修理洋鐘表皆稱絕技乾隆戊辰奉命同傅襄烈公清同為駐藏大臣傳為孝賢純皇后之兄性基忠鯁其弟文忠公貴尚於人前呵叱之時藏王頗羅鼐新故其子朱爾墨特札布性兇悍與準夷勾通誣其凡某謀逆手剗其胸計日舉事二公密劾上命岳襄勤公

鐘琪率兵討之道里遙遠岳公不時至而賊逆謀日益熾二公計曰語云千里裹糧士有飢色況兵行萬里乎今賊謀日甚吾儕若不矯詔誅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為其屠害而岳公不獲進討非惟徒死無益而是棄二藏地也不若先發制人雖死猶生亦可使繼之者易為功也二公因矯詔召朱至樓上宣詔預去其梯朱跪拜際傅公自後揮刃立斷其首賊眾圍樓數重二公知事不濟傅襄烈遂自刎死拉忠襄揮淚久之扶又跳樓下殺數十人腸出委蛇於地然後死事聞上震悼封二公為一等伯建雙忠祠於石大夫衙衙以祀之

### 巴將軍

巴將軍賽為鄭猷親王孫其父武襄公巴爾堪征吳逆時創而死公同撫遠大將軍傅公爾丹征準夷傅公兵既潰前事見卷公力戰潰圍出覓傅公不見以其已被賊害慨然曰余為天子宗臣今遇危急之秋不能斬將搴旗以雪國恥乃以陷帥得罪何面目歸對妻孥也因復馳入



賊壘有裨將某逃出須臾見賊人以矛挑黃帶示曰汝之宗室已被吾輩戮矣事聞贈公爵謚褒愍乾隆中以其子簡恪王嗣猷王封追贈王爵祀昭忠祠

曹學士

成王言乾隆中有直上書房者為內閣學士曹某性迂魯每以帝子皆生深宮身體柔脆必須輔以藥石因上疏言近日諸皇子日習書史馳騁鞍馬身甚勞瘁皆宜服六味地黃丸以補腎水之源等語為上所斥云

都爾伯特

都爾伯特汗策凌親王策凌烏巴什於乾隆癸酉秋首先投誠上錫以王爵優卹奴僕定其游牧地方以資生息策等感上撫字之恩深入切骨策凌卒時諄諄告其長史曰天可汗之恩萬世不可負也策凌烏巴什投誠時年最少至乾隆庚戌年始卒時西域大定已數十年矣

嘯亭雜錄卷十

釋史

按紀曉嵐宗伯灤陽續錄載五火神事力辯其妄因思委巷瑣談雖不足與辯然使村夫野婦聞之足使顛倒黑白如關公釋曹潘美陷楊業此顯然者近有承運傳載朱棣篡逆事乃以鐵景二公為奸佞又有正統傳于以忠肅為元惡大憝又本朝佛撫院育詞以李文襄公之芳為奸臣色庇其弟此皆以忠為奸使人髮豎不知作俑者始自何人任使留傳不加禁止亦有司之過也

華山道士

乾隆初年有京師白雲觀道士往遊西嶽夜泊湘子亭見一道士豐頤美髯望之若仙年已九十餘與之談國初事最悉京師道士怪而問之其人慨然告曰吾本滿洲少從英王西征戰功最多洊至叅領後隨經略莫洛征王輔臣洛為輔臣所誘殺吾儕恐陷帥獲罪乃隱避此山



中已六十餘年矣因流涕久之命道士寄書歸並告其居址里巷子孫  
姓字道士歸訪其宗久已徙去莫知其誰何云

### 宣侍御

宣侍御重光句容人居官有直聲嘗劾明珠余國柱二相國棄官而去  
不知所終有吾邑金氏子隨其舅氏之官甘肅遇道士於漢龍山年九  
十餘作江南語狀貌偉然頗善書法自云曾為諫職以劾權相去官然  
自稱繡髮真人不言姓字居里金氏子屢叩之不告也後金氏子歸告  
諸士大夫皆云其狀彷彿侍御然終無左證也

### 南征小校

大兵討吳逆時涿州小校充軍以校行初入伍無他技惟善烹飪故留  
營中為軍士具食一日蒸飯初熟賊劫營入衆軍奔潰校倉皇恐無餘  
糧因以飯囊繫馬後囊蒸馬背馬咆哮轉入賊隊賊將驚懼我兵因之  
轉敗為勝大破其衆主將嘉之拔為隊長後累功至護軍叅領李靜軒

先生少猶見之其人自具其顛末初不甚諱云

### 查相國

查相國即阿滿洲人雍正中累任督撫無所施為人爭鄙之其童名鈕  
鈕遂呼為牛丞相云然性篤厚嘗置產容城田中有楊椒山祠查感其  
忠自撥二頃付界子孫以為香火資而自食其餘租後以罪籍沒其田  
久無售者上念其耆舊因命賜其餘產惟此田存焉時人以為一  
念之善報云

### 綠營增世襲

國初舊制八旗官員陣亡賜雲騎尉世襲綠營則仍沿明制例與難  
廕非特旨者不子馬乾隆甲辰上諭兵部云國家滿漢視為一體  
同為殉節之士豈可功賞之間有所異也乃命文臣自大學士及典  
史武臣自提督及把總皆以次賞給世襲與滿臣同之故川楚之役  
將士爭先用命皆上之厚澤所感也



蔣欽

今傳奇家演楊椒山寫本時見其有鬼哭初不見於史策按明史御史蔣欽劾劉瑾時曾夜聞鬼哭云云蓋即欽事演劇者以椒山名重故附會之也

忠臣狎妓

自古忠臣義士皆不拘於小節如蘇子卿娶胡婦胡忠簡公狎黎女皆載在史策近偶閱范文正公真西山公歐陽文忠公諸集皆有贈妓之詩數公皆所謂天下正人理學名儒然而不免於此可知粉黛烏裙固無妨於名教也因偶詩云希文正氣千秋在歐九才名天下知至竟二公集俱在也皆有贈女郎詞

李巨來夙慧

李侍御紱性聰慧少時家貧無貲買書乃借貸於鄰人每一翻譯無不成誦偶入城市街衢鋪店名號皆默識之後官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

大典公皆讀之同僚取架上所有抽以難公無不立對人皆驚駭後典試江南闈中卷幾萬本公皆批示鉛華紛披無不中實近世文人所不逮也

劉文定

劉文定公綸武進人少時家貧竄曾至絕食嘗以竹烟筒乞烟草於隣家鄰家謂曰烟草消食勿多吸也公笑受之後受知尹文端公首薦博學宏詞張文和公喜其文穎銳既讀其詩至可能相對語關關句曰真奇才也因擢第一後致位宰相本朝漢閣臣不以科目進者惟公一人而已

劉武進相公

劉武進相公於義性剛毅受憲皇帝知曾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夷時人榮之乾隆中公年已七十餘奏事養心殿跪良久立時誤蹈衣袂仆倒公體素肥壯加以御座高聳因之暴薨上甚惜之傳文忠



公出告人曰劉相公今死得其所矣時人以為美談

### 權臣奢儉

世之論人者莫不以奢為驕汰以儉為美德者然大臣臧否自當論其大節初不在奢與儉也汾陽王姬妾數十人寇萊公蠟淚成堆卒為名臣秦檜之不著黃衫王安石之囚首垢面非不儉樸然不免為小人此史策之尤著者近日某閣臣歷任封圻簞簋不飭其家奢汰異常與夫皆者毳毼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嘗操演士卒有司某遣餽銀五萬某揮散軍士略無吝色至於和相則賦性吝嗇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為稱兌宅中支費皆由下官承辦不發私財其家姬妾雖多皆無賞給日殮薄粥而已然二人貪婪如出一轍初不以奢儉易其行也

### 周文恭公語

周文恭公鎰任武政時語旭亭師云今天下惟川陝楚豫甲兵甚少其

地當中原腹心道路險阻一旦有盜賊竊發恐非有司所能辦者欲見上陳奏經畧會以病去官不果行後川楚教匪作亂果以兵勢單弱不及防備遂使蔓延九載始定公言不幸而中也

### 滕鄉勇

滕鄉勇嘉瓚辰州人苗匪叛時公同弟兄數人糾合鄉兵屢破賊寨苗人憚之謂曰滕爺爺傳文襄王倚為左右手甚寵信之公為之畫策指視苗洞山川險易如指掌間苗人憚之聞公兄弟他出夜中潛兵圍宅全家被害兄弟甚憤激請兵於王會王疾甚他將忌公勇略不與一卒且調撤其鄉兵公乃率兄弟某隻身入苗洞力殺數十人遂被害事聞於朝上甚惋惜贈雲騎尉世襲其家云

### 八大家

滿洲世族以瓜爾佳氏直義公之後鈕祜祿氏宏毅公之後舒穆祿氏武勳王之後納蘭氏金台吉之後董鄂氏溫順公之後輝發氏阿蘭泰



之後烏喇氏卜占泰之後伊爾根覺羅氏某之後馬佳氏文襄公之後  
為八大家云凡尚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為最云

### 文體

汪鈍翁先生有云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煩促破敗衰世之文也顛倒  
紕繆亂世之文也後生為文豈可昧於辭義教於經旨專以新奇可喜  
囂然自命作家倘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晦翁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  
之賊是也乃知文章盛衰關乎世運今幸值右文之世而近日學者多  
以割裂古書剿襲成語以為博雅而課士者復多取之誠亦過矣惟辛  
酉科王韓城掌北闈一洗前人陋習專以清醇為主而落第者反誓誓  
不休亦可笑矣

### 權臣同列

自古權臣擅國必以簡默易制之人引為同列以為事無掣肘抑且炫  
己之長如楊國忠之於韋見素靈杞之於關播蔡京之於何執中等秦

檜之於楊愿段拂温體仁之於張四知等無不皆然惟蔡確與温公共  
相嚴嵩徐華亭先後同列後皆為其所制近日和珅相時首相為阿文  
成公遇事輒相梗輒後阿公薨乃引其戚蘇公凌阿同相遂肆無忌憚  
矣閣中惟王偉人相公素與之忤後珅會鞠時首坐即韓城也故知古  
今奸臣如出一轍亦勢不容已也

### 三王絕技

國朝自入闕後日尚儒雅天潢世胄無不操觚從事如紅蘭主人敬亭  
主人皆屢見漁洋雜著諸書矣乾隆中簡儀親王品行端醇崇尚理學  
其剛直可匹薛文清政治可匹王陽明殆有過者慎靖王詩筆清秀擅  
名畫苑可與北苑衡山把臂入林近日成親王為今上之兄端醇儒  
雅書法擅長論者謂國朝自王若霖下一人而已三王皆以屏藩之  
貴涉獵文翰轉非佔畢之士所可及者信所謂天資非人力也

### 書人語



自于和當權後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黠者詬詈正人以文已過迂者株守考訂訾議宋儒遂將濂洛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余嘗購求薛文清讀書記及胡居仁居業錄諸書於書坊中賈者云近二十餘年坊中久不賸此種書恐其無人市易徒傷貨本傷哉是言掌文衡者可不省歟

### 本朝理學大臣

本朝崇尚正道康熙雍正間理學大臣頗不乏人如李安溪之方大熊孝感之嚴厲趙恭毅公之鯁直張文清公之自潔朱文端公之吏治田文端公之清廉楊文定公之事君不苟孫文定公之名冠當時李巨來傅白峯之剛於事上高文定公何文惠公之於待下鄂西林之勲業偉然劉諸城之忠貞素著以及邵中丞基胡侍郎煦之儒雅蔡聞之太傅傅龍翰敏之篤摯甘莊恪汝來之廣顧河帥琮之剛陳海寧史溧陽之方端陳桂林尹文端之政績完顏偉張師載二河帥之治河楊勤恪

錫紱之治漕皆揚名於一時誰謂學果無益於國也

### 滿洲二理學之士

近日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雖江浙文士之數然其仕朝者無一人以理學著者轉於八旗之士得二人焉一為松尚書筠蒙古人雖不以科目進然品行廉能立朝不苟和珅當國時嘗與之抗純皇篤任之居家好理學程朱之書終日未嘗離手性孝友其叔某虎而冠者也侵佔其田日相詬詈雖公官至六卿而其叔驅使之無異奴隸嘗命手執炊公笑之而已人有代不平者公曰倫常在焉何可非也其孝友也如此其一為唐水部嵩齡滿洲人成辛巳進士曾任兗沂曹濟道少時以才能稱老而歸於理學曰聊足以自懺耳理學之書無不具載之余嘗借觀之公驚曰君狂誕之士而乃肄業及此耶蓋予素以清狂著也二公雖官階出處不同然於舉世不為之時尚能篤於伊洛非知道之君子不能為也



古長城

自木蘭北數百里有土堆巍然東至郭羅斯西抵準夷界蜿蜒數千里屯伐墩堠猶有存者土人云古長城也按始皇前未聞築長城者豈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耶抑果疏乞禪通所築也然則始皇之見亦為愚矣

海道

按宋史徽宗遣馬政報書於金當時云艱難險阻始達其國云云按金時已據會寧今盛京諸地俱為所有宋使自登州航海可朝發而夕至何艱難之有豈政不識海道故紆其路與抑記事之家附會也

侍衛教場

國朝最重騎射凡羽林虎賁之士其退直之暇嘗較射於教場中即明內操地也鑲黃旗在皇城東北隅臨御河正黃旗在闡華寺後正白旗在小南城即明南內地也

異姓王

本朝罕有以異姓封王者國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泛海來歸封孔為定南王耿為靖南王尚為平南王吳三桂以請兵功封平西王楊古利以世臣故追贈武勳王孫可望來歸封義王黃芳度以殉節封忠勇王然皆不世其爵惟傅康安以征苗薨於軍贈嘉勇郡王其子德麟現襲貝勒蓋曠典也

直恪公厚德

舒直恪公超鐸滿洲望族也曾歷任西安涼州安西黑龍江諸處將軍純皇篤任之嘗曰滿洲世族本忘舊習者惟某一人而已公性直篤任西安時其前將軍杜賴性貪鄙屢糧餉至自製餅餌令軍士以重價購之公至三日立劾其貪士卒快之任西安提督金礦事發牽連數百人獄未決公竟命釋之僚屬有請之者公曰金礦窄不容足安可容數百人盜者必獲重寶以遠颺吳累及無辜也後盜果於他境獲之任黑



龍江將軍奏開倭市許開墾諸疏夷民使之有餽參者公笑曰吾日啖數升自能強健安用是物為也因取小參啖之日已領命矣然其味甚苦無所取也人笑其朴亦可覘其廉矣

### 索家奴

索相當權時性貪黷一時下屬多以賄進然多謀略三逆叛時公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官要吳逆患之乃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燭治軍書見一修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得非吳王刺客乎客長跪頰首公曰然則取吾頭客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領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見公批示軍機咸如身至其地料理軍書竟夕不寐誠良相也某雖愚豈敢刺良相因反接請死公笑揮之去次日乃投公邸中執奴僕役甚恭公驅使無不如意後公下獄客潛入獄饋飲食及公伏法客料理喪殮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按此公事可比張魏公然張以忠貞立朝名播後世公乃苞苴不禁致干國紀反有負於客所望矣

### 王西莊復明

王光祿鳴盛家居時日已替者數年後遇高郵醫曾某以金針換其醫雙目復明趙甌北曾以詩傳其事

### 山舟書法

梁山舟同書文恪公子也官侍讀即引疾歸善書法遠近馳名日本朝鮮諸國貢使爭以重價購之論者謂近日善書者劉石庵相公朴而少姿王夢樓侍讀豔而無骨翁覃溪撫摹三唐面目僅存汪時齋謹守家風典型猶在惟公兼數人之長出入蘇米筆力縱橫渾如天馬行空汪文端張文敏後一人而已

### 勇健軍

雍正中西虜未靖上召號天下壯士得數千人其最者能門二十石弓以鳴鏑射其胸鏗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文靖司之屯巴里坤以備不虞後西夷來朝始罷此軍故當時盜



賊稀少四海靖謐論者 帝善於牢籠勇士不使其為非也

車騎營

雍正中 上命九卿籌禦西夷之策岳威信公獻車營法其製仿邱濬舊制稍加損益凡車廣二尺長五尺用一夫推輦而四夫護之五車為伍二十五車為乘百車為隊千車為營行以載糗糧軍夜則團聚為營戰時兩隊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後以隨之其餘五隊則團聚元戎以防賊入劫戰並具圖以進 上命滿洲護軍習之號車騎營後北征時屢以車師取勝然其制嚴重難以連行和通之敗輒亂旂靡道路壅塞士卒多有傷損論者歸咎車戰遂廢其營然此役乃將帥驕慢悞墮賊計未必皆車騎之咎也故存其圖以待後之用者

一車圖

伍圖

乘圖 隊營仿此

卒 卒

車 車

伍 伍

車夫車將

車

伍

卒 卒

車 車

伍 伍

營居圖

隊	後護	隊
	後隊	
右隊	主帥	左隊
隊	前隊	隊







帝王入獄

傳奇家演帝王未興時多有入獄受困苦者按古今惟漢宣帝少時以巫蠱繫獄賴丙吉護之以免光武少時曾與李軼詞訟於嚴尤陳宣帝流入西魏繫禁多年此外更無他帝王繫獄也

宮女四萬

按開元時後宮女官多至四萬久禁不放亦奢汰極矣按本朝定例從不揀擇天下女子惟八旂秀女三年一選擇其幽閑貞靜者入後宮及配近支宗室其餘者任其自相匹配後宮使令者皆係內務府色衣下賤之女亦於二十五歲放出從無久居禁內者誠盛事也

索明二相博古

索額圖明珠並相時權勢相侔互相仇軋後索以事伏法明為郭制府琇所劾罷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絕技索好古玩凡漢唐以來鼎彝盤盃孟索相見之無不立辨真贋無敢欺者明相好書畫凡其居處無不錦



卷牙籤充滿庭宇時人有比以鄴架者亦一時之盛也

### 宋人後裔

兩漢以下惟宋室最為悠久雖屢遭變遷其業猶存即亡國後其後裔亦未有遭酷毒者按野史謂元順帝為天水苗裔事多暗昧未必無因也近日董鄂治亭制府考其宗譜乃知其先為宋英宗越王之裔後為金人所遷處居董鄂以地為氏數百年之後尚有魏然興者何盛德之至也

### 三年喪

自漢文帝短喪後歷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晉武帝魏孝文帝唐德宗宋孝宗四君決意行之然武帝終惑杜預之議孝文妄尊篡逆之婦唐德宗空驚虛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後世亦無述者惟我純皇孝摯性成力阻浮議使後世之陋更於一旦今上復能繼述前美恪遵先志實為三代後之第一美談也

### 四布衣

乾隆中上特開四庫全書館延置羣儒劉文正公荐邵學士晉涵于文襄公薦余學士集周編修永年戴東原檢討震於朝上特授邵三人編修戴為庶吉士皆監修四庫書時人謂之四布衣云

### 本朝從祀

自明嘉靖間增祀孔廟漢唐諸儒及宋元明三代無不具列本朝罕有繼者惟乾隆初增祀陸稼軒閣學一人而已按國家右文之代名儒叢生如名臣湯文正公李文貞公孫文定公楊文定公朱文端公之崇尚儒道下者之如李紱方苞之於理學顧炎武胡渭毛奇齡朱彝尊惠棟任啟運江永顧棟高等之於窮經極一時之盛乃有言職者從未議何及也

### 明非止於黨人

近日訛議理學者皆云明人徒知講學不知大體以致亡國何不察之



甚也按明末君主昏庸貂璫擅政其國之勢已岌岌乎不保者數矣賴臣下克明大義遇事敢言以彌縫其過失不然如英宗之被虜武宗之游蕩神宗之昏昧其政皆足以亡國而國未遽亡者未必非諸君子保障之功迨至魏闡擅政誅戮賢臣殆無免者然後寇勢日熾中原上崩與東林諸君子何與焉及夫唐桂諸王奔竄海上其勢萬無可救者而諸臣日謀恢復蹈死如飴是明人之報主亦云至矣而今猶嗷嗷不已者何哉

### 三分書

乾隆中 上既開四庫全書館分發京師諸處甲辰春 翠華南幸念江浙為藝林之藪其天府秘本多有貧士難購辦者因命續錄三部分置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實藝林之盛事也

### 摺子

自明太祖後立通政司凡內外章奏皆須於其司掛號後始能達入九重故權相多以其私人專主其任凡言路稍有動作無不先知故使謹言正論多有泄漏以致被罪者如嚴嵩之於趙文華是也 憲皇帝夙知其弊乃命內外諸臣凡有緊密事務改用摺奏專命奏事人員以通喉舌無不立達 御前初無轉數百年之弊政於是始革通政司惟掌文書而已無曩日之權也

### 圖爾泰

康熙中有滿洲科臣圖爾泰者葉河巨族也與明珠同族初不善其所為嘗劾奏滿日權重漢之六部九卿奉行文書而已滿人聲咳之下無敢違者殊非立政之體以忤當日權臣謫黑龍江公素尚理學於戍所自置周程四先生祠朝夕禮拜人爭笑其迂亦可以規其行矣

### 朝鮮廢君

明人十六朝小紀中曾紀朝鮮王李琮篡弒其叔憚事朝鮮嗣王力辨



其誣具載於池北偶談中今明<sup>史</sup>依違其詞亦無明文然吾邱屬有韓氏者其譜言先世明璉為朝鮮武臣為憚所任用後李愔因淫於宮閭據奪大位囚憚於某島中以石灰矐其目韓氏盡被族誅惟其始祖雲與其弟霓星夜逃竄幾被擒獲凡三月始至 盛京投誠 太宗義其忠於所事因授輕車都尉世襲云云則是小紀所載未必盡誣也

### 將軍

古有伏波樓船諸將軍名號未有以將軍為官名者國初四方未定多有以重臣佩諸將軍印將勁旅屯戍者後遂沿為滿人總兵之名號惟察哈爾烏魯木齊及天津水師稱都統餘皆稱為某處將軍秩一品視提督上 盛京初名內大臣後亦改今名云

### 世祿品級祿米

本朝沿三代之制設立勲爵以待有功有古世祿之寵而不畀以權使功臣之後安享太平而無敗壞決裂之患實法三代而有勝者焉初定

公侯伯名位歷級有九子男以下以國語稱之乾隆初允御史舒赫德請改子男等名號公位視三公冠珊瑚服斗牛補襲次二十有四祿米六百石侯伯服與公同侯次二十伯次十八祿米四百石子位視正一品服麒麟歲祿三百石次十六男位視米六十石凡位八級二十有一品位釐然使功臣之胄有所贍養較邁漢唐之制遠矣 國初以開創勲者不論階次咸世襲罔替其順治九年後封者始以次為沿革其間有功業偉然 上特命視開國元臣世襲罔替者蓋異數焉乾隆中純皇帝特念陣歿殉難諸臣其後裔官一人賜曰恩騎尉視正七品世襲罔替亦曠古未有之澤也

### 三詔

國初世爵與職任官員無異每逢 恩詔輒晉其秩故有以子男而躡至公侯者爵位未免濫觴康熙中議準凡三詔所加者皆遞減至其本封故近日檔案皆有三詔遞減之語即此者也三詔者謂入關定都及



世祖親政詔也

岳威信始末

岳威信公佩撫遠大將軍印以入覲命提督紀公成斌權其篆會準夷入寇擄馬駝萬餘紀不時奏乃為總督查即阿所發遂褫岳公爵置紀於法然嘗聞老卒有云岳既入朝也紀以滿人強勁因以駝馬命副泰領查廩領卒萬人驅牧廩性懦憊畏邊地寒因以馬駝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衆避寒山谷間日置酒高會挾娼妓以為樂會準夷入寇偏裨報廩廩笑曰鼠盜之輩不久自散因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廩聞信乃先棄軍去過曹總兵勦壘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為其所敗單騎而奔賴樊提督建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始却其敵廩見紀公皆委罪於曹勦紀笑曰滿人之勇固如是耶將收縛斬之會岳公至紀告其故岳公驚曰君今族矣滿人為國舊人黨類甚衆吾儕漢臣豈可與之相抗以干其怒也因解廩縛以善言論之因皆委罪於曹

斬之以徇而以提聞廩乃恨公次骨會查即阿巡邊故廩戚也廩因矯控岳公諸不法事以及紀公掩敗為功諸狀查故怒岳公因誣實其言以聞上大怒斬紀公於營置岳公於詔獄而廩官固如故也嗚呼世宗之於岳公君臣之際可謂至矣因誣一滿人卑賤者乃使青蠅之讒為禍若爾持國柄者可不省歟

阿文成公用兵

乾隆辛丑夏撒爾回民叛上命阿文成公征之時阿文成公視浙江海塘工未即趨赴上命和相往攝其篆和固自負其才欲諸將為所用和每發一議衆輒沮之亦不能難也及公至和出迎公問其失機狀和報然曰將帥皆傲慢不為吾用公請試之公曰然則斬耳和復問進兵狀公笑不答令諸將帥於次日清晨集轅前公每呼一將入輒命和坐其側公有調撥及命屯戍處其人輒應如響如是者數和坐上甚恚憤公部署畢問公曰諸將初不見其慢尚方劍不知誅誰之頭也和戰



慄無人色公乃命和即日銜命歸和於是恨公次骨故終身與之齟齬蓋構釁於此也

### 義僕

乾隆己卯宜制府綿總督陝甘時好盤詰私販凡回疆屯戍官吏私往來販玉者盡被所獲立正典刑有故巡撫某貪吏也以罪戍邊使其僕李七往來販玉事發李挺身自認謂主人初不知情大吏脅以三木李執辭如初因論李大辟罪某奪俸而已及被刑日李尚謂人曰奴代主戮是其分也初無悔心嗚呼公以宗戚之近而為商賈之行乃使其銜冤地下今雖華袞顯然不及死者多矣

### 衣衣道人

乾隆初宗室杜公某任安徽按察使時有畫士年九十餘相貌偉然自號衣衣道人杜公善遇之嘗談及京都道人言之井井杜怪問之泣然淚下曰某本滿洲人初屬某滿洲將軍從征吳逆某將軍以軍降某恥

為其下故乘夜潛出遂流落江湖間以賣畫為活因言當日滿洲諸將自尚喜貝勒一路外皆懷二心有欲舉襄陽以北降者賴蔡制府毓榮持之以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戰諸將皆閉營壘擁諸婦女逸樂而已後幸吳逆冥誅其黨自潰又聞東西兩路屢次奏捷始不得已進兵按東路為先良親王西路為馬文襄公及賊平後諸將皆蒙上賞而東西兩路反有以敗亡致罪者良可慨也杜亦憤懣故入都後屢舉以告人云

### 清寧宮

國初列聖皆以朴開基天聰間雖卜都盛京然其宮殿制度率皆草創清寧宮為列聖后燕寢處其壁間懸以篝燈純皇曾紀以詩仰見祖宗勤儉之風譬夫陶復陶穴可並駕而驅矣

### 純皇愛民

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每歲分命大吏報其水旱無不見於翰墨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啟倉廩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甘肅大吏以冒



賑致罪後甘省復災近臣有以前事言者 上曰朕寧可使官冒賑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後諸詞臣有以 御製詩錄為簡冊進者今朱相國珪祇錄 上紀詠水旱豐歉之作名孚惠全書以進 上大嘉 賜以詩扇告近臣曰儒者之為固不同於衆也

### 理藩院

理藩院古典屬國也 國初建置故上林舊址初置蒙古尚書一人侍郎二人秩視六部同漢院判一人秩三品蒙古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漢知事四人主事二人經歷二人故朱竹垞集中有贈宋院判云云蓋漫堂尚書曾任是官也後康熙中漢員盡裁去惟滿員獨存司蒙古內外部落諸務分司六曰旗籍前後司錄勳賓客理刑後改旗籍後司曰柔遠賓客曰王會錄勳曰典屬又特設徠遠以司回部遂析為七旗籍專掌內四十八部落疆域嚴封譜族旗制諸典故各析部族畛域勿使侵佔其台吉有分析者以加其賦人丁滋蕃滿百者許改官屬以督之

其滋畜牛羊諸物視其土之寒煖可種植者許其自率蒙古人丁以耕畝留漢人及以貨易土者戒之凡諸侯有韻封者先許以辨其嫡庶考其德行然後授以印綬其弱小者擇族人之忠正者護其印既冠而後納之三歲修其譜牒辨其貴賤勿許冒賤為貴以良為莠每旗設都統一人秩二品副軍二人秩三品命諸侯自選其宰之良者授之而部臣歲課其政令有不職者易暴戾者罪之并飭其諸侯馬王會司掌朝貢會盟聘享武備諸政令藩王凡充補近侍者歲一朝餘則三歲一朝各於歲終分班入覲分其名位給以廩膳凡朝即官領入大內位宗室王公下朝見如儀元旦上元復如之歲朝 上宴諸藩於 紫光閣即官領進自陽澤門入宴於階次奏樂拜謝如儀賞賚有差貢則視其土之所宜黍禾皮帛以及牛羊諸物部臣受貢翌日寓其使於署中俸幣則視宗室王公之半有勲業者加之各部落有荒饑者部長捐金以救之則告於方伯請賑於朝凡使入許以驛傳視其途而賚之國有大喪則



集諸藩王奔訃入次舉哀如儀典屬司掌外侃堪四部落北入潮海西  
絕羌戎凡青海西藏諸土屬馬各分視其畛域奠其土宇教以德化理  
其政績旗制會盟咸如內藩屯戍將帥士卒食其屯用之則請餉濟之  
每歲閱武本司負二人往視之其技良者賚其部長兵仗弱者示以罰  
焉柔遠司掌外盟諸部朝覲宴享聘納諸儀侃堪諸長四歲一朝薄海  
諸長三歲一朝篤本西藏諸部長不限以年五歲請命於朝許則覲之  
貢期侃堪三歲一貢西藏間歲一貢各視其土之所宜侃堪貢馬駝羊  
羯諸物西藏青海貢藏香毼馬駝其享使頒賚如內藩馬徠遠司掌  
回部疆土分封朝聘享諸政嘉峪關外回部有十曰吐蕃曰丕占曰沙  
蘭曰昆辰曰部顏曰班曰武始曰韓幹曰葉羌曰和闐盡統屬之其舊  
疆建諸王二歲如蒙古諸藩餘則置伯克司之伯克者回中長吏也  
各視秩有差三年考其政績優者褒以幣賚劣者付屯戍大吏治之戶  
口丁數皆藏其籍三載更之回俗以十為數計一帕得中土五石有奇

錢曰普免皆委伯克以司鑄馬田賦以種為則官田什取其五次者什  
二民田什一有常賦焉關稅三十取一皮幣二十取一其畜產餘物各  
視其多寡以征之歲貢各視土之所宜厥貢皮幣果蔬金刀毛毯以歲  
終納焉俸幣視秩授以田上以代俸薪長吏三百畝中士百畝下士八  
十畝丁二十五畝有其屯戍伯克均其糧以差之外藩如布特韓薩安  
集延愛烏罕諸屬國皆置譯使以通其語朝聘宴享悉如朝鮮琉球儀  
制理刑司掌蒙古諸刑名自斬絞外罪正鞭朴不及流徒而以牛馬作  
贖刑焉罰數維九牛三馬六遞以加之窮者賞之富者倍之猗歟北人  
自秦漢後匈奴突厥迭雄其部漢唐主不能與抗乃至和親納幣舍垢  
忍辱以求旦夕之安而寇警邊烽又環然至矣至若 本朝威德偉然  
種廬月窟之長無不匍匐庭除爭為臣僕故 列聖裂土封之世界其  
守作我藩服朝聘宴享比隆三代王者守四夷固如是也豈漢唐屬弱  
之主所能及哉



八旗之制

我國家以神武開基 龍興之初建旗辨色用飭戎行始建兩翼其後歸附日衆乃析為八以本部所屬者為滿洲蒙古部落而遷入者為蒙古明人為漢軍合為二十四旗制度備焉每旗制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叅領五人佐領以百丁為率無定官而每以驍騎校一人隸之鑲黃正黃居都北址次兩白次兩紅次兩藍皆四周星拱以環 禁城凡城池衙署倉庫皆以驍騎馬兵守之各於 禁門外置公廳都統副都統更番直宿以備不虞火災則各往救之出境者不預焉 禁城災則並往視急者絀之 皇上巡狩則增街衢之守俗名街歸則撤之每三歲編審戶口稽其幼壯除其逃亡書版藏於戶部其冒充濫入以及隱匿不報者罪其有司焉閱選秀女以三年為率屆期戶部移文造籍申選有隱匿不報者罪之旗人有所逃亡申送刑部以督捕焉大閱士卒皇上親御甲冑巡閱營隊八旗將士簡精蓄銳集於演所肅聽軍令

陣法漢軍火器左翼四旗以次而東西上右翼四旗以次而西東上每旗鹿角二十步卒八十八引旗四人長槍手二十鹿角傍列礮十鳥槍百籐牌百礮夫三十人御礮車夫百人燾十執燾卒三十小旗二十負旗將士二十紅旗二十麾旗二金五鼓一金夫十海螺五每旗叅領三散秩官驍騎校十每翼都統二副都統每旗各一滿洲火器營左翼四旗在漢軍左翼左右翼知之鳥槍夫百二十人護軍百二十人總統五人每旗燻二執燻四海螺十人金五鼓一委傳官宣八人金下麾旗者揚旗鼓聲大作鹿角夫前進分隊而立籐牌卒跳舞作斬虜狀分合如法三作而退鼓聲一進鳥槍夫列隊而進槍聲齊發亂聲虛之地子落者罪之麾旗者落旗金聲初奏槍聲頓止俄而播鼓如前麾旗者揚旗槍進如前如是者九連環槍作滿洲前鋒護軍乘馬者自兩翼出彼此奔馳烟霧冲天三軍作衝圍狀呼聲如譁盤旋者數槍止乃已金聲再奏八旗驍騎卒衝陣而出海螺畫角齊奏旌旗耀日隊伍整服傳宣官



呼收兵者三軍士咸頓首歡呼再叩而退兵部臣告禮成上還御  
營翌日賞賚有差每歲春秋咸集於仰山窪村在德勝門外十里簡練如儀惟  
將士衣素服不着戎胄以別之演試火器礮石歲以春秋用兵臣奏請  
欽命大臣同漢軍都統演礮於蘆溝橋八旗以次演之及牌者有賞  
否則罪之軍政五載一舉行有四一操守曰廉平貪二才能曰長平短  
一騎射曰優平劣一年歲曰壯中老以次定賞罰馬故其紀律詳明守  
職綦重仿周禮遂人之制舉而為官出而為伍凡力能舞勺者無不持  
及執銳為王禦侮其較前代養撫市井之徒而徒糜費國帑得失不  
啻倍蓰矣但承平日久休養生息甲兵有額而生齒浩繁加以好究之  
徒冒濫其籍故使閒者日衆不事生業不無窮匱雖國家屢有厚賞  
難以博濟其衆若在朝公卿有為國家計久遠者宜仿周禮寓兵  
於農之策開墾塞上閒田以及京畿旗稅官地使其各事南畝生有定  
業三時務農暇以講武國家若有所調遣可朝呼而夕至則其體恤

者舊之制益昭然從厚矣

### 駐防

古人云千里持糧士有飢色則知調撥之兵非惟緩不救急抑徒糜費  
國帑疲勞士卒故國家駐防之兵最為良制盡選虎賁勁旅屯戍四  
方督其操練嚴其律令使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驅除不須遠方調撥以  
誤時日如近日河南寶豐教匪時有不靖當時河南鎮兵皆調撥殆盡  
賴開封士卒從馬中丞慧裕往相攻討立時剪滅亦其制之一效也

### 吳廷楨

吳太史廷楨為諸生時以詩鳴世宋漫堂尚書喜之聖祖南巡嘗迎  
駕於郊宋漫堂指以奏曰此吳中才子也上因命扶上御舟當  
面御試以聖駕巡幸為題限江韻吳應聲曰龍舟綵鷁動旌幢  
聖主巡方至越邦上問侍臣曰舟至何處對曰已至江公乃續曰民  
瘼關心志處所侍臣傳語到吳江上笑曰即景生情真才子也因欽



賜舉人

賜奠

國家篤念舊臣凡陪奠 福 昭諸陵王公諸功臣 翠華臨幸必  
賜奠焉以寵耆舊之臣先烈王入關後始薨逝故未陪奠 昭陵 乾  
隆戊戌春 純皇帝念王首創義舉功冠諸臣因特行 賜奠禮於園  
寢中哀慟久之 賜詩以旌其功實曠典也

配享

國家有文勲勞歷顯中外者皆行配享 太廟禮蓋古紀於旂常之遺  
意也西廡功臣為楊武勳王額宏毅公費直義公圖照勳公圖忠義公  
馬文襄公蒙古超勇親王鄂文端公張文和公傅文忠公傅文襄王兆  
武毅公諸人東廡諸王 國初惟以武功郡王等四人配享蓋以其絕  
嗣故也雍正中增祀怡賢親王乾隆戊戌 上特念開創諸王功業偉  
著未得與斯享因命增祀禮烈王及睿忠王鄭獻王豫通王肅武王克

勤毅王諸王於東廡中亦一時曠典也

郊勞

國家厚待功臣以振士心凡有將帥旋歸者 列聖皆行郊勞之禮康  
熙中先良親王之平耿逆安和親王之定兩湖貝子彰泰之平滇南凱  
旋時 上皆親幸蘆溝橋以郊勞之乾隆己巳傅相公恒平金川歸  
純皇帝命特築壇於黃新莊以旌其功後兆武毅公 惠平回部歸阿文  
成公平定兩金川歸 上亦行是禮云

拉總憲神力

拉總憲卜敦董鄂氏滿洲望族也有勇力能彎十力弓左右射善詩文  
不加點頃刻數篇以及外國番語無不畢具真奇人也性剛直立朝不  
苟嘗忤某相國因戍西藏會藏王叛公殉於難事見前卷茲不復載

呼延碑

乾隆中文臣收復西藏馬魯木齊築城郭時掘得漢裴岑破呼延碑字



體完善遠勝曹全夏侯諸碑搨本石踰千載尚未剝落真奇物也紀曉嵐尚書曾藏一通罕以示人云

### 書法

余素不善書人爭嗤之深以為恥然明王鳳洲尚書素不善書嘗自云吾目有神吾腕有鬼近時紀曉嵐尚書袁簡齋太史皆以不善書著名按晉史武帝疑太子不慧召東宮官領而以尚書疑事命其判決賈氏乃命張泓代對而太子手書以呈武帝稱善按惠帝愚闇世所罕見乃能手書決辭以對筆畫端楷可知則善書亦何足貴也

### 葉副將

葉副將清臨清人游至本協副將王倫之變公嘗抱疾與知州秦公震鈞同守其城凡十餘旬賊人嘯聚甚多晝夜圍之公應時堵禦患痢疾勢甚委頓秦公嘗勸其休息公曰吾聞均之死也與其死疾甯死於賊遂帶疾從軍賴大兵雲集其城獲全公卒以疾死 上甚憐之

### 畢制府

畢制府沅庚辰狀元歷任兩湖總督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坤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咎之至姚姬傳先生曰戮畢沅之屍庶足以謝天下其受謗也若此然好儒雅廣集遺書敬重文士孫淵如稚洪存趙味辛諸名士多出其幕下嘗歲以萬金遍惠貧士人言宋牧仲後一人信不虛也

### 湖北謠

畢公任制府時滿洲王公福寧為巡撫陳望之淮為布政三人朋比為奸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福天資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以贈然後得免時人謠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倒色之語又言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陳為初頤園所劾罷惟福寧尚列任版人皆恨之



八大王

蘇州閭門外有八大王祠神像鬚眉偉然著本朝衣冠有風疾者禱之輒愈俗名箭風八大王云係國初王公孤舟招撫其土土人疑為奸細鑿舟斃之後知其情因建祠以祀之按國初下江南時雲屯席捲所向無前初未有王公死其地者或云蓋偏裨之將偶被所害土人不知以為王公建祠理或然歟

土國寶

土國寶者明太湖盜也國初歸降洪文襄公以其人敏捷因薦授蘇州巡撫性殘暴一時搢紳故老無不被其害者又因抗糧案株連生員數百盡行斥革震動一時後又交通鄭氏欲以地叛為制府麻文僖公勒吉所知因搬取兵馬糧餉盡赴江寧然後露章劾之國寶偵知欲逃城門已閉因夫婦縊死鐘樓中中外快之

王述菴書

已未夏吳中有杖責諸生之獄今得王述菴少司寇與平恕書文甚道勁故具載之書云違晤經時伏稔執事興居安豫弟以鼎湖大故匍匐入都前日始回南下備知諸生獲罪深為駭異諸生寒士居多求貸於富戶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課為業或以筆墨為生無力償還亦其常分賴有父母師保之貴者正宜加之憐惜或代為寬解或再為分限俾得從容措繳即使伊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貸乃至朴責寒士以媚富戶實無情理此非該令平日與富戶交結往來受其餽賂即係意存庇奸為事後得錢之計情事顯然不待推求而可見諸生之不平則嗚有何足怪惟是時承審之員非該令平日結納之上司即係狼狽為奸之寅好通臬將赴湖南不顧其後而巡撫初莅新任以至四出查拏牽連數十掌嘴鎖項凌辱不堪成何政體當今律令內從未有生員借貸不還遂致責革之條若以聚眾為名亦當視其應聚與否耳漢時太學生舉幡闕下見於漢書不一唐之太學生為陽城而聚眾宋之太學生



為李綱而聚眾至周朝瑞等為汝愚而聚眾史冊載之不一而足以  
為美談蓋凡事必先定其是非如諸生理屈詞窮糾眾以挾制縣令從  
重懲之宜也若縣令先以挾私違制則人有同心豈能默爾一呼百應  
籲告上臺以求利斷自無不可斯時即宜告承審各員研究富戶平日  
與該令有無結交何以討好如此果無他故然後科以性情兇暴違制  
擅責之咎仍另為該生起限寬緩清還諸生自必欣然而散何至成此  
大獄使士民重足而立也往在京中那繹堂司空言宜撫軍為人仁厚  
劉竹軒倉場亦言其老成精細昨過蘇相見謙和恭敬抑然自下實有  
古賢臣風範特其時兩司未到獄案已定而執事又無一言救正縱地  
方官之所欲恣其蹂躪此必非撫軍之本意也今者荷蒙 皇上坐照  
如神洞燭其違制擅責之由降 旨再飭制軍研審制軍居心公正未  
必謂然成事不說是否覆盆能白尚未可知倘執事以繫鈴者解鈴  
則日月之更民皆仰之矣弟此次進京仰見 皇上典學古文而王韓

城劉諸城二相國以及石君冢宰繹堂司空贊翊 熙朝愛才好士力  
持大體恐承 旨之下於此亦不嫌然弟見數十年來小省學政職分  
本微奉督撫如上司與州縣相結納甚至幸其嗜爾就爾之助姘姪唯  
諾殊為可恥若夫江浙學差皆三品以上大員出膺任使地分既高卓  
然自立故遇有諸生品行不端者斥之學業不進詞章不工者令廣文  
夏楚之其餘則是曰是非曰非所以重人才而勵廉恥今執事久以詞  
林雅望淳受 上知冀旦夕入贊綸扉惟是扶持士類主張名教庶可  
與石君諸公相見耳至近年州縣所以魚肉諸生其意蓋在立威威立  
而諸生箝口結舌則庶民何敢而爭控是以獄訟之顛倒徵收之加  
耗無所不至比者言路大開江南漕政橫征重斂已一一仰叨 聖鑒  
故制府亦力為振作今冬定作清漕之局但州縣或有陽奉陰違倍收  
多取恐生監連名訐告而州縣指為閹堂鬧事者甚多未知執事可能  
究其是否俟案定而後量加董戒抑或如此案不科州縣之失而即科



諸生之罪若仍助其燄而長其氣則吏治之壞不知伊於何底也弟陳  
臬三司且於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三法司均為堂上官所見生監控告  
之案不勝枚舉然未見有人因其抗令而右袒之至於此者弟與緣事  
諸生並無門生故舊之雅誼一至蘇州即知此案已上聞並荷聖  
明指摘所以不辭饒舌者實以此案追債事輕關於士氣者大而關於  
將來漕弊者尤大且為執事風節所關夙叨世好度無肯效忠告之誼  
者故忘其愚戇用布區區如或以規為瑱則韓文公之諍臣論歐陽公  
之與高若訥及與杜祁公論石介書取而研之可也其文亦真可與韓  
歐諸文並傳不朽矣

### 世俗之論

世俗鄙夫之論似是而非足有關於風化岳中丞之廉正余嘗記吳人  
所作岳青天歌以美之矣今有某散騎見余記譏之曰岳公木偶人耳  
受其下屬欺罔不知省察又更張禹笑報銷之政重使苛擾閭閻受其

災害烏得為廉吏哉余曰子何不察之甚也夫正人之過如日月之蝕  
非不韜匿其光然而久之其光華仍照耀於天下也况自古正人貽笑  
於後人者亦復不少如子產之智尚受給於校人黃霸不識鴟雞皇甫  
嵩以董卓為正人袁粲失計於劉秉房杜以蕭瑀為俗學魏元忠薦郭  
霸王鄭公以王安石為君子胡安國之附秦檜真西山有一鍋麵之謠  
皆不失為君子又何獨岳公哉况當時督撫不尚廉而尚才故使貪婪  
之風遍於天下奸民因之搖動至今流毒未遠及覆思之實堪切齒而  
岳公獨能自守時人頗非笑之岳公不顧至今天子力革其弊天下  
守臣始稍有自好者由是其風始革獨是岳公於舉世不為之時而慨  
然為之亦豪傑之士也縱使有所過失諸君子宜代為隱匿之不暇何  
况岳公清貞剛介其過未必若斯之甚今吾子不脩責往日之貪婪者  
而責鯁鯁之過亦見其自比於貪墨之吏設謠詞而助之說也

嘉慶初年督撫



今上親政之始政治維新一時督撫固非正人如岳中丞輩已詳載於前其他大吏亦皆卓然一時今因某公之論故詳載之長公麟覺羅氏中已未進士撫吳中時廉名素著嘗私行街市間以察下吏賢否首清漕改下屬抗之公斤其最貪者力持其議故吳民至今賴之嘗忤和相遣戍伊犁數年今上召入命為陝甘總督陳公大文會稽人成辛卯進士乾隆中歷撫兩粵以能吏名今上初政首調山東其省大吏屢非其入吏治廢弛貪污遍野公至日剔清漕務首劾貪吏三十餘員公性深嚴凡下屬叩見皆溫顏以對設論良久然後正色申之曰汝某政事貪賄若干予皆悉知若不速改余劾章已定草矣故下屬咸畏之故閔傳曰山東民不反而官反之言亦可覘公之為人矣覺羅吉公慶武功郡王某世孫性溫厚長者初撫齊越諸邦雖無所施為去後民輒思之每於署中購屋三間不采不琢僅庇風雨室中惟設長几一椅十數宋儒書數冊而已凡判事見容起居飲食無不於其室中他屋皆封鎖

之其儉朴也如此今任兩廣總督加協辦大學士高公書麟文恪公晉子之也首擢安徽巡撫有善政純皇帝最喜之加兩江總督以忤和相故貶謫西域數載今上親政首擢閩浙總督再調雲貴劾罷前督富綱人謂仁者之勇其弟副憲公廣興以劾和珅擢官屢劾大吏公不喜其所為嘗於上前告之後調兩湖總督屢奏大捷嘗於炎暑中奔馳山谷間堵剿教匪不使入境卒以是構疾薨上甚悼惜之以一等男世其家汪公志伊桐城人以縣令起家累任至福建巡撫皆以廉著嘗陞見熱河公惟乘一敝車束襪被於其中後隨二奚奴而已往來都邑數十處皆不知其為封疆大吏也請客惟用二簋不事口腹又嘗疾天下廢講宋儒因稟幼學儀節之書皆總括濂洛之書為之人爭目為怪物書制府時與之甚契後易以某制府性情不適因引疾去人爭惜之台公布蒙古人初任戶部銀庫郎中時和相專權補者皆以貨進故任意貪縱侵盜官項又勒索運餉外吏經年累月不時覓納公至日



以員外郎和公德盟諸庫神積弊為之一清人以為瑞云後任廣西巡撫粵西儲糧虧缺甚多公調停數年倉庾充牣下僚爭慶公性廉明而不外顯嘗不喜制府吉公之沽名太甚與之牴牾時人有疑之者余曰韓范上殿爭之如虎蜀洛二黨訖如寇讎然均不失為君子亦可定二公之品矣初公彭齡萊陽人初任御史劾彭泰政元瑞凡子冒充吏員事彭公為之罷職時言路久閉無敢與大吏忤者公毅然疏入人謂之鳴鳳朝陽云江西地方苦過見陳老虎大縣要三千小縣一千五過付是何人首縣名徐午公即並其誣劾之陳為之罷官任雲南巡撫前撫江蘭虎而冠者公又劾罷之踰年以親老陳情改補京職後任巡撫為伊桑阿任黔撫時即以貪婪著又冒銅仁苗洞功績入境後勒索沿路供用滋擾下屬公已去任聞之嘆曰均為天子大臣豈可以去官故即目覩下民受害而棄之不顧又露章劾之上震怒以手書獎公而賜伊自盡滇民大悅吳公熊光常熟人初任軍機時以才能著純

皇帝與今少司農戴公衢亨特擢卿貳和相以非已保薦故改補外吏今上親政首擢河南巡撫時豫省重遭景安倭什布之虐盜賊遍野民不聊生公至之日為之定保甲聚鄉勇堵禦盧氏東境不容一賊犯邊處之數載豫省安堵如故士民賴之今遷兩湖總督王公秉輜漢軍人以縣令起家累遷潁州守丁巳春教匪突至光州去潁州甚近豫省大吏皆喪蕙閉關任其寇飽颺去公慨然曰均為天子守臣豈可以疆城故致遺害於衆也因同提臣定公柱團結鄉勇數千戰於境上定兵故知兵軍容甚整公復勵以忠義之言助其糧餉屢破賊壘賊甚畏之踉蹌而去豫省賴之以安朱石君司農時撫皖甚器重之今上親政首薦為奉天府尹有德政今任南河道總督公性方正不好沽長名制府麟汪中丞志伊皆以廉名著公輒不喜其為人嘗曰長三汪六皆名過於實者莫足為貴也荆公道乾介休人性直朴為縣令時嘗著敝衣冠獨步上轅絮應手出人爭笑之不顧也以朱石君薦代其為安徽



巡撫雖無所更張而下屬畏之不敢干以非道請容惟用五簋飯脫粟而已後以疾去官人爭惜之阮公元儀徵人家世任武職公以科甲著月釋褐至卿貳甫五年好博學群經諸子無不通貫尤精爾雅小學諸書以朱石君薦任浙江巡撫前中丞以貪名著而公易以寬和下屬相慶以為更生溫台盜賊充斥公與提臣李長庚設法捕之其風稍戢性和藹而能守正不阿嘗有縣令欲謀姜缺以賄干其父某代為之請公謝曰元未仕時此身本屬父母今承乏為天子大吏豈可以私犯義絕不允其請云上待之甚厚每批其摺嘗卿之而不名云

嘉慶初年諫臣

今上即位首下求言之詔故一時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轉圜雖其間不無以妄言獲咎者然其補益良多矣故列名於後廣公泰滿洲人下詔時泰同廣興首先應詔叅劾和坤奸慝諸款即時伏法人爭快之今任內閣學士蔣公攸銛漢軍人嘗劾外省貪吏宜降革者李

奉翰景安秦承恩諸人因之先後獲罪外省吏治為之更張實自攸銛發也副憲公瑚圖靈阿宜制府綿子也性豪邁不屑小節今上親政公首條關稅鹽務諸弊又請却納貢獻停止捐納一時皆慄其丰采云馬公履泰仁和人今上親政履泰首論湖督景安畏縮偷安老師糜餉之罪妥為之罷職又論湖北教匪奸民宜除難民宜撫諸條上盡從之繼公善滿洲人雖為和相所引無所依附時繙譯科場皆近臣子弟籍以進身頂冒傳述之弊繁不勝言言官以其傷衆無敢言者惟括取文場弊賂瀆不休惟善首論繙譯諸弊場務始嚴公後遷大僕卿入旗士卒蓄養馬匹多有冒領餉飼者十不二三出牧時啗番使以金帛為蒙古所哂善復犯衆怒言之其弊遂清滿人恨入切骨至驗馬日衆悞以戴服塘璐為善毆之幾斃事聞首謀者伏誅今遷盛京禮部侍郎張公鵬展廣西人任御史時頗為敢言嘗陳奏出師八弊政皆中窾要刑部郎中金光悌素便倭專擅一時諸堂官多包庇之後遷光祿少卿



猶戀戀其司職鵬展劾請離任其畧云以天子之刑部而金光悌一人專擅二十餘年其餘司官皆出門下故使比昵為奸無阻之者良可慨也 上遽允其請人爭快之和公靖額滿洲人以繙譯起家而素重文士滿洲舉人舊例三科後始簡選小京官人多缺少致多壅塞非歷科三十年餘不能入仕反不若漢人大批之捷徑靖額深憫之因陳請同漢人例一體選授縣令百年弊改一旦改之爭頌其德云衛公謀濟源人成辛己進士年七十餘始為諫官傳文襄王康安雖屢立戰功然所歷封疆芑苴廣進沒後復膺重典未免濫觴 今上責那繹堂司空論旨有福康安歷任封疆蓋蓋不飭之語謀因備論王貪婪諸狀不宜配享 太廟子孫享其非分之榮 上雖未允其請一時之公論與之周公咸寧夏人初論外省大吏多有叅劾屬員初無劣跡恐悞幅無華之人不得上司之歡心以致被劾者衆請嗣後照大計例許其付咨引見則其員之賢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使大吏專擅之習為之稍

減 上允其請庚申夏彭芸楣尚書入內落馬昏仆朱石君司農以已輿載出故事 大內無 特旨不容車轎出入棧因劾之其畧云朱珪無無君之心而有無君之迹云云又溫藩司承惠冒以鄉勇功為已功又依附罪撫秦承恩致使武關有失亦附劾之當時雖奉 嚴旨未數月石君輿夫有闖禁門故毆傷守者 上切責之嘗曰周栻之言甚正殊堪嘉也沈公琨歸安人江蘇生員之獄巡撫宜興庇護屬員又信任管門家人致使芑苴日進特造嚴刑以訛告者有小夾棍頭腦諸名目又於 國喪中任意演劇無能忌憚琨皆一一陳之乃罷興職逾歲上欲巡幸 盛京琨復上疏阻之亦見稱一時云蕭公芝漢陽人久淹詞館及用御史年已七十餘上疏奏端正風俗反朴還淳以天道人心啟沃 上聞其文洋洋數千言皆有關於政治一時翕然稱之王公寧煒山東人嘗上疏言 上之用人行政宜習其素不可因其有人保舉遽加陞用金光悌黎兆登等非不有人薦用然考核其實殊有未稱者



云游公光繹福建人曾上疏言今大臣未盡和衷武備未盡整飭願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 上獎之後滿漢某侍郎因公爭憤 上曰游光繹之言不為無見殊屬可嘉後以劾黃公永沛罷職人爭惜之

### 苗氏婦

乾隆戊午春和相妻發殯於朝陽門外一時王公大臣無不往送余亦從衆而行比至車馬壅阻因飯於農家逆旅苗氏有老婦云觀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驕溢已極禍不旋踵奈何趨此勢利之徒以自傷其品也余赧顏以退不踰年和相果敗卒應其婦之言嗟夫當和相擅權時一時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初欲終身以賴之者乃其智反不若一村婦識也

### 舒太夫人

滿洲舊俗凡所婚娶必視其氏族之高下初不計其一時之貧富有時惑於勢利之見以致以賤凌貴以高就下人多恥之然至感其義行與

之聯姻初不計其品之高下此古人所難能於吾外祖母舒太夫人見之太夫人<sup>姓</sup>馬氏為文襄公曾孫女直恪公德配也初感吾郎趙護衛之義<sup>護衛名赫紳</sup>欲為吾表兄某聘其孫女吾母以其為家君僚屬故為<sup>事見前卷</sup>之代辭太夫人曰吾雖貴族然能與忠義之士結為親誼其榮多矣奚必計其族之貴賤也卒定其婚生子某齒齡已入學舒氏雖世出名臣然罕以科第進者人皆以為太夫人盛德之報云

### 紀曉嵐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冠一時所著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明修詞澹而雅人爭服之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穀粒真奇人也

### 明用度奢費

明代歲入帑金不過數百萬然其國用十倍於今九邊月餉半飽於私



囊六部耗費多不可計其宮殿一切鳩工取材皆倍於今乾隆中重修明長陵啟其寢殿護板皆以生銅鑄之又康熙中通溝澮其溝皆以巨石築之其中管粗數尺皆生銅所鑄也又西什庫中尚餘宮人鞋數十箱皆以珠寶飾之其糜費也若此故迨至末年國帑匱乏致借餉於朝臣良有以也而不知者尚造蜚語言內府財帑豐盈莊烈帝靳之不賞軍士何其僻也

### 嗜禮母

康熙中兩江總督嗜禮滿洲人貪婪一時家貲巨萬嘗造金絲帳以眠其母以其母素奉佛家畜女尼數百而其母暱其少子初不喜禮之所為會禮與張清恪公伯行互相劾劾 聖祖初頗右禮乃置張公詔獄而吳民素服張公從行者數千人爭至 暢春園代為張公請命 上益厭張之沽名會問安於 孝惠章皇后宮禮母固 后近戚 上遇之不及避 上因詢其子所為何以與張齟齬故其母乃言其貪狀且

言張之寬謹 上怫然曰其母尚恥其行其罪不容誅矣因置禮於法而復起用張公後其母貪宴以織絰為生其族之無知者咸歸怨之時謹曰嗜禮之母為禍之祖云

### 方靈臯之直

方靈臯先生 世宗知以罪僇而致卿貳性剛戇遇事輒爭嘗與履恭王同判禮部事王有所過當公輒怒拂袖而爭王曰禿老子敢若爾公曰王言如馬教味王大怒入 奏 上兩罷之公往謁查相國其僕恃相公勢不時稟公大怒曰狗子敢爾以杖叩其頭血涔涔下其僕狂走告相公相公迎見公云君子為 天子輔臣理宜謙沖恭敬款代下僚豈可縱豪僕以忤 天子卿貳公誤多矣卒怫然查去長揖謝之乃已後復至查却其僕望之走曰舞杖老翁又來矣其憚公若此公立朝甫一載政事多有匡裨嘗秘薦來相公 保魏尚書 廷珍方敏慈公觀承顧河帥琮方中丞 世俊於朝後皆卒為名臣而世人皆以文士待公初不



知其直鯁故表出之

青樓

近日皆以青樓目為娼妓之所按南史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侯云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是青樓乃帝王之室未可以名賤者居也

應制詩

近日有滿洲某制府初非科目進身韻語非其所長自以為善又好擬和應制諸題目人爭笑之自不覺也鐵冶亭保嘗與戲曰凡詩殊勝少陵某尚謙謝治亭徐曰少陵應制之詩無如此之多也

庚子火災

乾隆庚子城南火災燬焚數千家延及城樓雉堞經月乃已或言火災之先有賣菜傭夢一人告曰京師當有火災汝視某大神廟額字如朱即其期矣某日往視其守者詢知因暗塗豕血以戲之次日果有是災

人皆以為妄言按淮南子云歷陽有老嫗頗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告曰此國當沒於湖嫗視城東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嫗數往視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鷄血以塗其門明日嫗早往視便走上山國沒為湖然則古即有此事也

孫文靖

孫文靖相公士毅卒時余嘗作四律輓之或有譏譽非其人者因焚其稿近讀東坡集見有輓韓絳詩三首備推其人按絳為王荆公所引世人呼為護法沙門初非端士而蘇公褒之如此可見先輩之忠厚也嗟夫文靖雖有交結權要殞帥安南之咎然其遇事明斷下屬震畏當其時貪吏如李侍堯輩布滿天下而公獨以廉著每出巡輕車減從不擇飲食惟蔬食數盞而已又連劾巴延三富勒渾二滿洲貪吏皆時人之所難能者余嘗比之明周忱胡宗憲信非阿諛反有勝於絳也

黑經



喇嘛有呪詛之術凡蒙古有所爭鬪必令其徒誦之時有驗者名曰黑經然其掌壇番僧往往自斃蓋邪術也按漢武帝嘗命丁夫人祀祠以詛大宛匈奴北史天竺有婆羅僧善咒詛人魏太武嘗用之蓋即此術之濫觴也夫以堂堂之國不能以威德勝人而欲仗區區之異術以壓其敵其志亦鄙矣

蘇州街

乾隆辛巳 孝聖憲皇后七旬誕辰 純皇以 后素喜江南風景以年邁不宜遠行因於萬壽寺傍造屋仿江南式樣市廛坊巷無不畢具長至數里以奉 鑾輿往來游行俗名曰蘇州街云

甘莊恪

甘莊恪汝來吳江人少任涑水令有德政時有 御前侍衛某往放御鷹蹂躪田苗公即命鎖至庭大杖數十大吏聞之驚曰某令瘋耶因共劾之 聖祖笑曰不畏強梁真民父母也因擢其官後遷至吏部尚

書乾隆初 純皇堅意復三年喪諸臣莫詳其制公時任禮部依據經注恭定大禮繁儉當理後皆遵之後暴薨於署同事者為相公訥親因親送其喪歸訥先入見老嫗縫紉於庭訥誤以為奴婢因呼曰傳語夫人相公暴薨於署矣婦愕然曰汝為誰訥備告其故老婦汪然大泣始知即夫人也訥因問有餘貲否夫人曰有啟囊出銀八金曰此志書館月課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儉計日以用此所餘半月費也訥因感泣代以衣衾殮之歸奏於 上 上亦感動命內務府代理其喪入賢良祠

書光顯寺戰事

雍正庚戌敗軍之事余既詳書於前卷矣今閱先外祖行述乃知光顯寺大捷之事其謀乃發出於一偏帥因詳書之以誌往事初富爾丹之既敗也虜勢日張無敢櫻其鋒者因闌入喀爾喀界時超勇親王策凌遠屯他成酋帥利其厚貲欲擄其遊牧其副曰彼為盟長北藩之最强



者若激其怒以遏吾歸諾顏難生還也酋長不從因破其塞擄其妻孥  
驅牛羊數萬以行因南犯大青山當是時先修親王屯歸化城順承郡  
土屯賀蘭山互相犄角聞警先修王調宣大二鎮卒整旅以待事聞  
世宗命大學士馬蘭賽佩撫遠大將軍印一等侯李杖副之率精卒數  
萬人遏其歸路虜酋知有備因而南擄諸蒙古無敢拒敗亡者數部落  
時超勇王聞警趨歸知其妻孥已被擄倉卒計無所出時先外祖舒穆  
祿直恪諱綽爾鐸以理藩院侍郎轉餉至彼超勇王因謁之告其故且  
欲奔訴於 朝直恪公笑曰余素以豪傑侍王今乃知王直匹夫耳夫  
蒙古諸藩以王為最 朝廷方恃以辦賊今雖妻孥失陷然其勁卒尚  
存王若統率諸部盡力向敵遏其歸路則可一戰成功然後妻孥可全  
疆域可復 朝廷則必旌王之功厚賚以酬其勞其收功遠矣今若不  
顧大計單騎歸 朝諸將帥不明王心必以王為敗債收付廷尉按律  
定科吾恐漠北諸部不復為王有也超勇王感激嘆曰君言良是男兒

一腔血當為諾顏倒也因返旆以向敵諾顏者蒙古所謂君也直恪公  
復命使謁順承王乞出師以相助超勇王聞之益用命其護衛某能日  
行千里嘗立高峯上拱手作鷗立狀賊人不覺王因命其潛入賊營悉  
知其虛實然後檄調諸部落蒙古兵得三萬人王曰賊衆三十萬以一  
誅十可以禦敵矣乃會順承王請其孱弱滿軍以行順承王簡其精銳  
付之超勇王笑曰吾所以請王師者欲以其餌敵也不然王師縱強焉  
能禦彼百萬之師哉乃易孱弱以行日行三百里至光顯寺王笑曰其  
險已為吾據雖百萬可成擒也寺左阻河右山衆請王登山據險王曰  
賊知吾據要害若自上游以渡吾軍反不易成功也因命諸滿軍背水  
而陣諸蒙古軍於河北而已率勁旅萬人伏於山側且屬諸將曰聞胡  
笳聲即率以進部署始定賊衆果大至見我背水軍盡滿洲卒其酋笑  
曰前日敗亡之餘復敢與鬪因僕可增額矣其副曰策凌人傑也今吾  
已破其部落彼豈甘心於吾而吾往來數千里並未見其禦敵恐彼駐



師於此以遏吾歸也首笑曰彼國之制無以外藩將滿兵者彼烏敢在此哉因率衆越險以進滿師以披靡棄甲沿河而走虜衆適追掠間聞陣後作胡笳聲須臾旌旗遍滿山谷間王條作蒙古語曰策凌在此祖君之行因率衆從右山下馳如風雨王擲帽於地曰不破賊不復寇矣其軍無不以一當百爭先用命谷中之屍可踏而行也賊狼狽渡河以逃河北諸蒙古將聞笳聲結隊以進復半渡以擊之虜衆大潰其副戰死首帥率數百人騎白駱駝夜以遁河水盡為之赤王從容於馬上彈琵琶唱胡曲以歸先是馬爾賽之師屯於烏蘭城以為虜不復經此因日置酒高會置軍事於不理李杖故馬威惟其言是用及諸路捷書至其軍士咸欲出師立功馬屢止之復聞賊哨騎至諸將復請命曰吾奉命屯戍於此未奉命退賊也諸將士啣刀斫柱間有泣者李杖以鞭揮之曰守吏緊閉其關其越出者吾以軍令斬之諸將益憤傅閣峰尚書彙時以偏裨從軍慷慨言曰相公奉命遏賊歸路今賊逆天止其魄豕

突於此正男兒殺賊立功時奈何緊閉其關任其颺去坐失機宜也因率本部斬關而出馬不得已始下令追賊時虜已遠去適副都統達爾濟受先修王節制追至馬誤以為虜師因命軍士擊之兩軍互多傷損然後知之乃收兵歸託辭為賊行速急難以追及入告賊竟得從容去奏入世宗大怒因斬馬爾賽於軍李杖長流塞外超勇王等論功封賞有差虜帥歸告其主曰南朝大有人在策凌謀勇兼備未可撓其鋒也然後虜酋始斂兵戢衆微吐和意上復遣傅閣峰尚書彙阿文勤公克敦往諭其間和議乃成事詳傅閣峰事茲不復載越數十年超勇王薨於軍純皇帝念其勲勞命配享太廟蒙古王公以勲勞侑享廟庭者王一人而已嗟夫當是時諸大將坐擁強兵者不下十數莫不養寇自重不肯禦敵幸而直恪公籌畫於前超勇王奮激於後乃始摧挫其鋒和議始成若非馬爾賽之閉關縱寇則其首可擒其部可滅不待夫日後其國內亂自相敗亡歷二十年之久始克復其土也



章嘉喇嘛

國家寵幸黃僧並非崇奉其教以祈福詳也祇以蒙古諸部敬信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借仗其徒使其誠心歸附以障藩籬正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之道也然亦有聰慧之士生其間者如章嘉國師者西寧人俗姓張少聰悟熟悉佛教經卷 純皇帝最優待之性直鯁 上嘗以法司案卷令師判決師合掌曰此國之大政皇上當與大臣討論非方外之人所敢預也又寺與某相國隣師惡其為人卒不與之往來其尤著者為折服哲敦番僧叛謀之事故詳載之乾隆乙亥阿逆之謀既露前事詳卷誠勇公命喀爾喀親王額林沁伴之入覲額中途泄其謀故縱阿去 上震怒賜額自縊故事元太祖裔從無正法者諸部蠢動曰成吉斯汗後從無正法之理因推其凡哲敦國師為主勢多叵測師特扈從木蘭 上以其事告之師曰 皇上勿慮老僧請折簡以消逆謀因夜作札備言 國家撫綏外藩恩為至厚今

額自作不軌故 上不得已施之於法乃視蒙古與內臣無異之故非以此盡疑外藩有爽心也如云元裔即不宜誅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況吾儕方外之人久已棄骨肉於膜外安可妄動嗔相預人家國事也遣其徒百姓者馳數百里旬日始達其境哲敦已整師刻日起事聞白至嚴兵以待坐胡床上命白甫匍而入白故善游說備陳其事顛末哲敦已折服更讀師札乃善諭白歸其謀乃解夫蒙古素稱強盛歷代以全力禦之尚不能克師乃以片紙立遏其奸亦可嘉也師守戒甚嚴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典盡識其字人爭異之亦彼教中篤行之士也或言師有奇術因造諸怪誕不經之事以歸之則非余所敢知也

江陰口設之誣

國初豫通王下江南時所至摧朽拉枯無不立下惟江陰城守推典史閻公應元為之拒守九十餘日 大兵四集然後破之夫以卑員末秩能於萬不可為之時乃欲堅守臣節誓死不降亦可憫也乃近日江陰



口實謂關公守城時 大兵屢為所敗至於三王九將盡被所害云按  
國初並無親藩隕傷即滿洲諸大將亦未有殉節於江陰者蓋當時  
偏裨之將偶為所傷土人欲彰其功故爾張大其詞初不知關公之忠  
在於百折不回初不計其謀畧之疎密也近日劉圃三祀關典史文亦  
有云遂使南頓舊臣樂傷賈復濠梁諸將先殞花雲云者亦沿其誤故  
詳辨之

### 毛文龍之殺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其事甚寃世儒以崇煥後死可憫故爾掩飾其過  
至謂毛文龍果有謀叛諸狀非深知當日之事者也文龍守皮島多年  
雖有冒餉抗據諸狀然其兵馬強盛將士多出其門 本朝佟張二將  
盡為被害使留之以拒 大兵不無少補崇煥乃不計其大事冒昧誅  
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諸將陰懷二心反為 本朝所用此明代亡  
國之大機豈可因其後日之死乃遂掩其過也或曰毛文龍嘗求陳眉

公繼儒作文陳邀以重價毛靳不與陳深恨之乃備告董文敏言毛不  
法專擅諸狀董信之崇煥為董門生任遼撫時嘗往謁董董以陳語告  
袁袁故決意為之然則明代之亡亡於善書者手也

### 兆武毅公

徐英公選將必用方面大耳曰以彼之福成我之功史策爭笑其誣然  
果有恃其福命而成功者如耿恭終反玉門之道渾瑊不荷吐番之枷  
載在史策近日如兆武毅公惠果其人也公白氏 孝恭仁皇后族孫  
王師定伊犁時公以偏裨從事會將軍策凌玉保等先後褫職 命  
公權護其印未逾月四衛特部受阿逆指揮四部齊叛欲擒公獻於阿  
逆公先時知之時所帥惟蒙古兵二千官軍數百而已諸將震懼永相  
國貴時在軍曰均之死也與其束手待斃何若全師以歸且戰且行不  
過逾月可抵邊境時以烏魯木 皇上念戰士之苦未必盡施於法先  
永將軍常以 縱受斧鉞不昧孤死首邱之義士卒猶可得而生也公尚  
退兵伏法



猶豫曰永將軍殷鑒不遠不如繼班鄂二公於地下可也都統莽阿難  
老將也掀髯笑曰將軍休怯若以阿難獨當殿隊可保諸君生入玉門  
公從其言莽率本部百人殿隊於後有追兵至輒為莽敗去夾鋒天間  
賊爭畏之曰無敵修髯將軍轉戰數十日虜賊漸遠公欲屯營休息士  
卒莽曰我兵惟餘十日糧而去邊境尚數千里若使糧盡兵散強敵追  
至何以禦之因日馳數百里卒入內境官兵未捐一人 上大喜云介  
子耿恭不過如是封公武毅伯 賞賚無算復命公佩定西將軍印往  
剿回部時雅將軍爾哈喜以遲緩致罪公乃輕騎直入至阿克蘇為賊  
所困公臨黑水而陣先是鄂叅贊實曾阻公曰我兵逕路生疎豈可冒  
險直入倘敵人夾以攻我雖欲生還不可得也公不聽至是鄂公曰致  
使全師受困誰之咎也若聽實言焉得至此公慙甚因命勇士數十人  
各懷羽檄突圍而出抵阿克蘇二人而已舒文襄公時屯阿克蘇因立  
命諸將往救互提督斌高總兵天喜石都統三泰先後往救皆沒於陣

石為賊獲縛諸高竿命石降石罵曰 天朝世臣安有屈膝醜虜以求  
旦夕之生哉大罵不絕賊因用礮擊之猶聞其厲聲云時糧已竭鄂公  
實等先衝圍死軍士咸煮鞞革以全其生懸伏山谷問以救其飢賴富  
將軍德率偏師自小道入賊不為備因得衝隊以入殺衆無算公復率  
殘兵自內攻之人各用命遂解其圍振旅而歸公先後兩遭危困皆死  
生不容髮間竟得保全其身歸膺高爵非其福澤豐厚曷以致此也

蔣生

年大將軍 羹堯鎮西安時廣求天下才士厚養幕中蔣孝廉衡應聘而  
往年甚愛其才曰下科狀頭當屬君也蓋年嚴勢赫濯諸試官皆不敢  
違故也蔣見其自用威福驕奢已極因告同舍生曰年公德不勝威其  
禍立至吾儕不可久居於此其友不聽蔣因作疾發辭歸年以千金為  
贖蔣辭不受因減半與之乃受而歸未踰時年以事誅幕中皆罹其難  
年素奢侈費用不及五百者不登諸簿故蔣辭干而受百者此也



袁子才江賦

袁子才先生聰慧滑稽一時黃文襄公督兩江時袁為屬員黃本惡儒者謂先生曰子弭子才以才子自命歟先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為文可乎先生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限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砥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誕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人因傾倒曰汝果名不過實也

憲皇用鄂文端

鄂文端任內務府時 憲皇時龍潛藩邸嘗有所請公拒之曰 皇子宜毓德春華不可交結外臣 上心善其言及即位首召公入其戚友以故嫌故代為公憂 上見公即諭曰汝以即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堅今任汝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請託因立授江蘇布政使不十年超登首揆

碩制府

碩制府色北武毅公姪也歷任四川總督有賢聲色白哲寡血色身碩而長亭亭如樹俗呼曰泥塑天官云

姚制府

姚制府啟聖從先良親王平耿逆有功隨園文集載其任南海令前官有虧空數萬公盡任之解其囚使去而已鑄十萬彈往謁先良王王與之語大奇之因檄兩廣有司均其所虧云云余聞姚氏子云公為虧空事已罷官解送歸旂抵揚州暫寓於兩淮商程氏家次早起沐面程氏子窺其貌偉然語其父曰某縣令非久在人下者昨聞其為前官代認虧空罷斥吾家廣蓄貲財何不可借彼以償 國帑使彼得復其官他日必獲其報也其父從之公因得復官會先良王南征與吳伯成巡撫興祚舊識故因吳為介紹以見王王乃重委任之及後大用以十倍償程氏子程氏因而致富袁記有所牴牾因筆記之

施青天



施漕帥世綸有權術任京兆尹時金吾帥託公和諾以寵幸冠一時一時輜前常擁八驕施遇諸途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之託驚駭下輜問之施忽厲聲曰國制非王公不設驕馬吾以為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為汝也欲立効之託謝之乃已同時于襄勤公成龍二公皆名盛一時俗呼曰施青天云

### 錢南園

乾隆中因御史王蓋羅暹春先後劾大臣獲咎故諫官皆緘默無言轉相戒誨錢南園澧深惡之曰國家設立諫官原欲拾遺補闕今諸臣皆素殮尸位致使豺狼遍野而上不知安用諫官為哉乃陳奏山東巡撫國泰諸貪婪不法及國帑虧空事上震怒命劉石菴相公往彼審訊盡得其實乃置泰於法立遷公官為通政副使謂之鳴鳳朝陽後以事鐫級再補言官時和相擅權朝中自立私寓不與諸公共坐公立効之謂國家所以設立衙署蓋欲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倭者

既明目共視難以挾私賢者亦集思廣益以濟其事今和坤妄立私寓不與諸大臣同堂辦事而命諸司員傳語其間即有所私弊諸大臣不能共知雖欲叅議無由而得恐有自作威福攬權之漸請皇上命坤拆毀其寓遇事公同辦理無得私自處判疏入上嘉其言即命公入軍機以監之逾年公暴卒上甚悼惜之

### 荊州礮

丙辰冬賊犯荊州時屯卒皆遠調兵力甚寡副都統德福日夜守之勢甚急尹太守乃於城中掘得大礮數十皆康熙甲寅所鑄銅雖鏽溢猶可施用礮聲所至賊立奔潰其圍遂解按康熙中順承王勒爾錦守荊州聞吳逆兵至踉蹌而歸蓋當時所鑄者恐以資吳故埋葬於地下何期百年之後猶為我兵所得用致使垂破之城危而復安亦有天意存也



稗史小說雖皆委巷妄說然時亦有所據者如水滸之王倫平妖傳之多目神已見諸歐陽公奏疏及唐介記王漁洋皆詳載居易錄矣近有盛世鴻圖雜劇演曹彬南征故事南唐有妖道某能使藥迷宋將相自殘殺語雖怪誕不經按北史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詞惑衆與李歸偽作亂自號大乘王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後相識以殺害為事後為刺史元遙所破然亦有所托也

### 季教諭

韓旭亭師言江陰有季教諭性怪誕語多不經旭亭好游覽山水季謂之曰君何時遇虎豹乃作其小餐也其鄉有耆英會季曰何所謂耆英謂之風燭會可也又戲作討海寇檄或有謂非宜者季曰人安得縛向菜市口鋒刃過頸爽如冰霜以為快也按北史劉居士為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每大言曰男兒當要辦髮反縛籬籬乃知古今竟有此怪誕人也

### 謝薌泉

謝薌泉侍御豪宕嘗蓄萬金遨遊江浙間拋棄殆盡嘗曰人生貴適意耳銀錢常物何足惜也與余交最善嘗屢戒余之浮妄躁進余熱服之嘗曰君子之交可疎而厚不可傾蓋之間頃稱莫逆其交必不久也嘉慶初和相當權時其奴隸抗縱無禮無敢忤者公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馳車衝騶從公立命捨之杖以大杖因焚其轂人爭快之王給諫鍾健希和相意劾罷公官管御史世銘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問之者答曰謝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過一身失名之患致傳千古矣今上親政復特召為祠部主事



海





律